

第六章 訪談與調查結果及未來趨向分析

第一節 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訪談分析

筆者從 200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8 年 1 月 4 日共進行了九次菁英深度訪談，訪談對象有六位是政黨人士，三位是學者專家，茲針對訪談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分析如下：

- (一) 關於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政黨重組的發生以及台灣政黨體系變化的其它看法多數訪談對象同意部分台灣選民有所謂「認同傾向」，而這種「認同傾向」會產生「認同投票」的行為。但是從受訪者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的發現他們所謂的「認同」並不完全等同本文界定下的「政黨認同」，具有下列幾項特徵：

1. 因統獨意識或國家認同而形成對於藍綠二元集團的認同

多數受訪者認為台灣選民對於藍綠兩大陣營形成長期、穩定的認同傾向，但若干受訪者（特別是政黨人士）以「政黨認同」的用語稱之，但從其前後文的系絡判定，應指因統獨意識或國家認同而形成的二元集團認同傾向。茲舉兩位受訪者的觀點說明：

事實上我們台灣就是對於所謂兩大塊的藍綠意識形態議題的一種認同，它可能更勝於我們所看到的形式上的所謂的「政黨認同」。…因為所謂的「政黨認同」按照一般的定義就是說，它必須對於一個政黨一種長期性的、持續性的一種投票的傾向…等等。…在台灣的話，很多的政黨他存在的時間是非常非常短的，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你說要產生多麼強大的政黨認同，甚至可能 1、2 次選舉就改變了，對不對？84 年立委選舉，新黨的支持度很高，到了 87 年就一敗塗地了。你這樣怎麼來說政黨認同？難道你說選民政黨認同改變得這麼快嗎？事實上也沒有啊，對不對！我們只是說他在藍的之間這樣子流動，但是基本上對於所謂的反獨這樣子的一種觀點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我們以這麼短的時間出現的一些政黨，硬是要把國外的所謂的政黨認同概念強加來解釋這現象的話，當然可能出現一些我們所說的左支右絀的這樣子狀況。（王業立，【訪談七】）

台灣的確有一部分的選民，不管是藍或綠，他的確會基於他個人的信仰，政治信仰，有非常強烈的政黨認同，這就是所謂的深藍或深綠，其實包括去投給新

黨的深藍，我認爲他們都是國民黨裡的忠誠認同者傳統的深藍大概被歸類到外省人這裡面，大多數人並沒有因爲省籍的因素而不去支持國民黨，在這裡很明顯它有高度的認同在這裡面，他可能對國民黨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可是他基本上不會轉向支持。...同樣地，在深綠這一塊，因爲對於台灣共和國的追求，而對民進黨有高度的支持，甚至包括陳水扁執政後期有關於貪瀆的這些問題，他們都不會很堅定的認爲，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想這部分可以視爲有高度的政黨認同。（隋杜卿，【訪談八】）

2. 受訪者所謂的「政黨認同」未必指涉長期性的情感傾向，有時指「黨派投票」行為或暫時性的支持

有些受訪者將「政黨認同」視爲選民對於政黨當時支持的態度，並未考慮長期支持傾向的穩定性，因而他們所提的「政黨認同」其實與前文所定義的「政黨偏好」（基於政黨形象或其他理由的暫時性支持，可能兼具理智的評價）較爲接近，而非純粹具有深厚情感傾向的態度。譬如，類似下列的論述：

我認爲是民進黨「新」的時候，大家說其實這個（黨派意識）有用，但是現在候選人說其實這個沒用。所以這看你的政黨在投票時候的氣勢。但是政黨的影響還是有。有的是非常 positive，有的是 less positive，有的時候甚至有點 negative，但是政黨是有被列入考慮。（沈富雄，【訪談四】）

受訪者認爲部分選民若有政黨認同，主要是針對國民黨、民進黨兩個主要政黨，對於其它小黨較少形成政黨認同傾向。

台灣人民對於政黨的認同，...（亦即）對於政黨的支持度其實是比較高的、滿高的，比如：民進黨的支持者，「綠營」的支持者再窮、再怎樣，肚子扁扁還是要投阿扁，這種他對於政黨的支持度並不能說他不強，今天對國民黨來講，國民黨政黨輪替完了，它的基本制度還是在，並不是不強，可是爲什麼會有一個所謂的新的政黨出現？那都是因應台灣的選舉環境，剛才我講的是一個社會變遷啦，但是現在台灣的選舉，因爲在大多數的，超過半數以上的選民，他有政黨的趨向、忠誠度是有的。（郁慕明，【訪談一】）

但是也有受訪者指出有強烈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佔所有選民的比例並不像想像中的多：

我個人認爲的觀察或者是揣摩，預估（台灣選民中）大概 75% 都是候選人取向，這裡面大概...我們說以候選人的形象來做投票的跟以關係、利益、派系來做投票取向的這兩類選民，他的政黨認同是最弱的，他主要是跟政治菁英走；傳統上面議題取向的選民，我認爲大概在台灣是最少的，可是我也沒有具體的證據說

到底少到什麼程度；在接下來會有些政黨認同，我估計以藍營來講，大概不會超過 10%，以綠營來講，不會超過 15%，（他們）不管如何不會背棄自己各自的陣營的，這種叫做強烈的政黨認同。（隋杜卿，【訪談八】）

您剛才提到的政黨認同，在我得知的民調，現在的兩大黨的政黨認同非常的低，民進黨大概只有 12.13%的樣子，那國民黨好像有 20%左右，那台聯好像是 2%，那對於第三黨有期望的有 25%。（周奕成，【訪談二】）

因此，若將「政黨認同」定義為「選民對於個別『政黨』的長期而穩定的情感傾向」，則從受訪者的論述中並未發現「台灣多數選民已經形成穩定、強烈之政黨認同」的積極證據。至於台灣是否有「政黨重組」的發生？多數的受訪者將其視為舊政黨分裂與新政黨出現的過程，與本文界定「政黨重組」是「因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或增減而造成政黨支持基礎的變化」出入甚大，加上多數受訪者的論述無法肯證多數選民存在「政黨認同」的心理趨向，因而也無從確認自 1986 年以後台灣再次發生「政黨重組」的事實。這個現象與前述選民對於兩元集團穩定的認同有關，亦即有穩定的集團認同，但未必有穩定的政黨認同，所以國民黨、民進黨又各自分裂出不同的小黨。學者王業立就明白指出：

在台灣的話，無論是就理論跟實務而言，大家似乎更為在意的還是所謂的藍跟綠，泛藍跟泛綠的這兩大陣營之間差別。那在泛藍的這塊裡面，無論是之前的新黨到這個親民黨之間的政治人物的分分合合，其實我們發現對泛藍的選民而言的話，他所認同的是藍這一塊，至於今天你是新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大家不會太 care。所以這就是這種在政黨之間來來回回的話，除了短期的某一些特別的人士可能會遭受某一些選舉上的困難，但就大體而言，泛藍的群眾對於泛藍的政治人物在不同的政黨之間代表不同政黨參選，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排斥感。同樣地，泛綠這種狀況好像也是存在的。（王業立，【訪談七】）

至於台灣新興政黨的出現與西方民主國家政黨因社會分歧結構與政策議題取向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政黨的現象也不盡相同。譬如，就有受訪者直率的點明：

新黨的出現 100%是政治的，而親民黨的出現也是政治實力的，就是宋楚瑜的選票讓大家認為有一定的政治板塊和政治實力。回到我一開頭講的台灣的政黨搶來搶去就是搶版圖，跟後面的政策沒有太大的關係。...不是社會、經濟、民生，或是其他的。即便它政黨表面上看起來藍軍曾經分出了新黨、親民黨，或是綠軍分出了台聯，可是它跟它的整個政策目標取向沒有大的變動，所以我很難看它是

像一種（選民認同）市場結構和秩序的重新改變。（雷倩，【訪談六】）

歸納受訪者的看法，影響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三項：族群（國家）認同或統獨議題、民主制衡以及菁英競合關係，而多數受訪者的論述中，菁英的角色與競合關係實際上是貫穿所有面向而影響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最關鍵因素：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傾向，固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過度的簡化，變成是一種族群或政治認同而已，但它有很深的實際上實務的基礎，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社會政策的不同點，兩個政黨沒有。它主要的就是在一個極小的政治政策上面做為它整個政黨取向的全部。所以台灣的政黨認同（筆者按：實際上是兩元集團的認同）是更固定，而且僵化的。（雷倩，【訪談六】）

九十年代之前，國民黨和非國民黨的競爭當中是有（政黨）認同的問題，認同問題主要是在民主的取向上面可以看出來，當時非國民黨籍人士，中間包含一些後來又從民進黨中分裂出來的一些狀況。...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認同的傾向，在民主的問題上是比較清晰的，但在九十年代之後，以台灣為個案來看，台灣在民主或非民主這議題之外，又新增加進來一個因素，就是統一和獨立這因素，這因素加進來以後就使得在台灣政黨體系的變化，如果單純從選民的角度來看就顯得有點複雜，因為它是兩個面向在進行，所以顯得很不穩定。九十年代之後在原本認同國民黨的部分有分裂出來，從民進黨這部分又有部分分裂出來，這時候這些面向的重組，就是在統一和獨立這出現了，所以應該講起來，就是說這種認同的意識跟台灣社會的主要議題是相連結的，那麼哪些選民和這些主要議題相連結，他就因而認同這政黨。嚴格講起來，選民跟政黨之間認同相對性是浮動的，但也可以講說有部分的固著性，假如跟議題連起來看的話，這解釋起來這一點就跟西方有一點不同。既有部分相同，但又有部分不同。也許是再回到原來的那面向裡面，在民主這面向來看可以部分解決這問題，在藍營陣營裡面關於改革這方面，有人希望步調快一點，像說是黨產這東西有人認為可以儘快解決，包袱比較輕的人認為這沒有。所以如果用剛剛所講的兩元體系來看，我覺得應該可以修正為四個象限，兩元跟裡面，假設說藍的這邊是統的，在民主傾向上的這左線上面，那可能又讓這統的陣營分化成兩個，那在獨的陣營這方面可能也是這樣子。同樣原來是在民主這陣營的，它其實也呈現這樣的分離，像民進黨的內部有部分的人跑到統的這邊來，那國民黨像李登輝這個陣營當中，有部分的就分裂出去。（李炳南，【訪談九】）

綠軍的人他因為被挑起省籍情結、意識型態、國家認同，然後本土意識，這東西要怪當時國民黨政府太大意，就讓這事情延燒到現在不可收拾，那這一部分的人，就是我說的，不管什麼，只要講台灣，其它就是不行。那藍軍的人其實很

簡單，就只有兩個政黨，一個是新黨，一個是親民黨。新黨的崛起是因為李登輝；那親民黨的崛起也跟李登輝有關係，只不過，這兩政黨同時都有特色，他們都希望改革。在當時他們認為李登輝爛了，其實藍綠都認為李登輝爛了，只是當時綠軍不講話而已，越爛越好。所以新黨很快就起來，新黨起來是沒有基礎的，所以他下去的時候更快，這親民黨一起來他就下去了。...宋楚瑜是一個在台灣很多事情都可以拿來當例子（的人），所以說「一人政黨」就是在指宋楚瑜。但不要忘记掉每一個政黨都有一個宋楚瑜，如果這政黨沒有宋楚瑜，這政黨就倒了。（劉文雄，【訪談三】）

我覺得其他政黨一度有（選民對它的政黨偏好），但是那個是人治的關係。隨宋楚瑜、李登輝，沒有了。因人而有、因人走，人亡政息，那不算感情。（沈富雄，【訪談四】）

以候選人形象投票的一個取舍的選民比例，我個人認為它不會超過傳統上在關係、派系、甚至所謂利益的糾葛而進行的投票，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特別去看到過去藍綠政黨所謂重組變動當中，有非常明顯的移動是隨著政治菁英所謂的移動所移動的。（隋杜卿，【訪談八】）

（二）關於政黨體系重組對於台灣的政治穩定、憲制改革有何正面與負面的影響若將「政黨體系重組」界定為「新舊政黨的興滅分合過程並可能導致政黨體系類型的變化」，多數訪談對象並不否認在這個面向上台灣政黨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同時，多數訪談者也同意「政黨體系重組」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發展產生某種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至於是否對於政治穩定產生影響，則從訪談者的論述中並未發現明顯支持的看法，甚至出現的是保留或反對的看法。先就憲政體制的部份而言，茲舉若干觀點如下：

（政黨體系的重組影響了）權力的分配和制度層面，在由下而上的衝撞當中它逐漸釋放出來。首先是在議會機構，議會機構基本上到解除戒嚴之後，整個民意代表的更新基本上是完全「台灣化」了；從制度層面來上來講，由這個衝撞反映到制度面裡面來，變成國會的全面改選持續的在進行。制度面是一種循環關係，制度面提供了本土的力量進入政治的舞台，然後這個政治力量修改了憲政體制，修正體制進而擴充了本土的人事空間，然後再回去修改憲政體制，包括總統的競選方式。總統的競選方式，很顯然在當時來看，不存然是從理想層面來看，因為從理想層面來看，討論的很多都認為兩輪投票制度和絕對多數制，絕對多數相對上是比較好的，但最終結果並沒有。現在我們看到是說部分政黨人士已經講了，當年是國民黨內部份的人士有意跟民進黨結合在一起，然後來推動這一個修

憲。這在回憶錄或在口述資料裡面都已經告訴我們。所以那就像是在滾雪球，一個一個在轉，力量到一個地步以後又回去修改憲政體制，憲政體制又更有利於整個運轉，等到相對多數總統直選進入到憲政體制以後，台灣就像一個定時的台獨運動機器一樣，每四年就搞一次，大概可以看出來是兩個交替在影響的，真正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出現，然後修改制度，制度又更強化力量就這樣在轉。這跟我們憲政體系是相互互動的，當有反對力量在那邊的時候，原來一黨掌控的狀況，因為外面有一個力量（存在）...，在政黨內還是有一些是疏離的反對力量，其實它的作用如果沒有外界力量在的話，它的力量發揮不出來。像以我們第四次為例，祥和會的力量是因為新黨存在，所以它的價碼就很高，據當時祥和會的人後來跟我講，有的都是給非常多的好處，如果他不接受就給非常嚴厲的懲罰，假設當時沒有新黨在的話，這些人的力量本來就沒有。（李炳南，【訪談九】）

一個國家既成的政黨體系，它的確可能影響到未來制度選擇的一個很重要的自變數。以我們過去的 7 次修憲來看，其實就非常非常的明顯，前 3 次的修憲因為國民黨一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席次，所以就算是新黨退出就算是民進黨退出，它也可以一黨獨力完成修憲！那第四次修憲民國 85 年，除了李登輝當選之外，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深層的影響就是國民黨失去四分之三，所以他在 97 修憲的時候他必須要透過跟民進黨合作才能通過所有的增修條文，所以那時候有許信良夜奔敵營跟李登輝合力修憲，主要著重的就是因為國民黨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三，但是那時候就政黨體系的角度其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國民黨從一個所謂的一黨優勢漸漸的成為那時候可能是比較如果按照有效政黨數 2 點多，那是兩黨一個比較接近的局面，雖然國民黨還是非常大的 60 幾席，但是和民進黨加起來才能超過四分之三，因為修憲也要四分之三，那麼所以有這樣一個樣子的需要，所以也造成 97 修憲的話在很多方面也必須和民進黨妥協，譬如說在國發會所通過的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時候，那時候國民黨是主張並立制，但是因為民進黨堅持主張聯立制，所以 97 修憲沒有入憲。那麼國民黨希望改成兩輪絕對多數決選總統，但是民進黨尤其陳水扁堅持相對多數所以也沒有辦法入憲，因為必須遷就他們所以必須要做一些妥協等等，還有其它一些什麼閣揆的這些東西。但是那時候還不是那麼明顯的政黨體系，而是說是因為政黨的席次不到四分之三的這種狀態，但是這跟體系當然也有一些關係啦！所以的確沒有錯，那麼這個政黨體系也就是說政黨在國會之間能夠掌握需要的一個無論是過半也罷、四分之三也罷，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王業立，【訪談七】）

政黨體系重組對於選舉制度以及政府的組成也會產生影響：

我想最重要的變化在過去 8 年來看屬於少數政府，那 2000 年以前台灣一直都是我們所謂的多數政府也罷，用美國的概念叫一致政府也罷，我們的多數少數是指內閣制之下的嘛，那一致跟分立是指總統制之下的概念，那不管是哪一種在

2000 年之後我們實際出現的就是少數政府或者是所謂分立政府的狀態，那這當然跟政黨體系有很大的關聯，這包括執政黨在國會裏面是否能擁有過半數的席次，甚至在 98 年後有三黨不過半，2000 年以後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三足鼎立的那個時代的話，的確使得我們台灣的政治運作在立法院的話都必須非常顧及到就是政黨聯盟之間的一種形成，大部分的情況之下親民黨是和國民黨站在同一邊，但是有少數的 case 是親民黨站在民進黨那邊對抗國民黨，所以黨跟黨之間的聯盟或是這種議題聯盟的結合，當然可能對於行政跟立法的互動關係會產生影響，我覺得這是必然的。但是，政黨在國會中間掌握席次的多寡雖會對於憲政的運作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為同樣的密特朗所面對的是少數的狀況，它就會選擇了席哈克，而阿扁總統就不會選擇藍軍的人，對不對！所以說席次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另外就是政治人物的性格啊…等等，當然這也必須列入一個考量。（王業立，【訪談七】）

（對於憲改）我們（親民黨）應該沒有貢獻，都是一些災難，因為我們配合了國民黨。如果我們當時堅持立場，今天單一選區兩票制不會成功（筆者按：意謂著親民黨本可以影響制度抉擇的方向）；如果當時我們有自己的立場，國民黨廢國大的事情不會成功；當時如果我們有所堅持的話，修憲也不必三分之二，或者可能不是三分之二，是四分之三或者是二分之一也可以。但是我們失去了自己中道的立場，去跟國民黨走，所以造成很多的災難。...我們沒有去突顯這中間的力量，簡單來講單一選區兩票制，我們當時很堅持，如果我們不同意的話就不過了。不過了，單一選區兩票制也不會造成今天的後果，不是說選舉很難選，而是說整個政治生態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後果現在沒有人可以評估，換句話說也沒有人去評估。（劉文雄，【訪談三】）

如說 2005 年的修憲，它也是扮演一個反對的角色。那當然你也可以說它不成功，它有的時候成功，有的時候不成功，但是如果沒有台聯這個聲音，其實你現在來看嘛，單一選區兩票制下的民進黨人現在怎麼樣，它現在也會想說我是瘋了嗎？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但是當時只有台聯在反對，而且台聯反對的時候，它（民進黨）還批我們說反改革。（周美里，【訪談五】）

制度抉擇過程中，政黨菁英基於個人利益或政治理念所產生的影響：

從總的長期趨勢來講，應該是社會基礎，就是民意的影響高，但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案是發生在十幾年的時間，你就很明顯的看到政治菁英在某些關鍵時的影響還是很大，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面也有部分的社會學者提出 social action，即是要注意社會結構，同時也要注意行為者的行動選擇策略。...從這短期的台灣大概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這些觀察來看，我想行動者稍稍勝於結構。（李炳南，【訪談九】）

我覺得延任制都是不違背當時各大政黨的領導階層的意思，因為我們不管是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我們從政黨的屬性是屬於剛性政黨的觀念來看的時候，其實他的領導階層不同意的方案，基本上是絕對過不去的，這是我自己一直有這樣的認知。所以基本上他每次都不是失控的情況之下，它也許不是事前經過精密規劃的一種修憲，但至少是不違背當時政治菁英內心的意願的修憲，這是先談 7 次修憲的整個背景。...97 年修憲改變成爲雙首長制...，其實那次一個主要變動的兩個部分，一個是拿掉了總統任命行政院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一種機制，另外的引入倒閣跟解散，...如果從當時的政治結構來講的話，真的是很難理解，因為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立法院仍然是多數，也就是說有同意權的時候，在政黨政治的觀點來看，應該不會對他不利，那他爲什麼要拿掉？而且反過來講在民進黨方面，有同意權的話，就有表演的舞台，沒有同意權的時候，我連表演的舞台都沒有了，那我爲什麼要放棄這樣子的表演舞台，所以從邏輯來說，基本上你是很難想像的。但是如果在深入一點做一種理性選擇的推估的時候，你就可以得到大家很可能可以接受的一個答案，爲什麼這是一種很可能大家接受的？...也就是說當時的政治結構來看，立法院裡面國民黨 85 席在 146 席裡面它過半數，所以要提名新的行政院長的時候，只要自己黨內少數的立委去要脅總統，就很可能行政院長的同意權會產生危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最想要拿掉同意權的可能就是李登輝總統，那但是拿掉同意權可能會面臨到在野黨爲什麼要放棄，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凍省」，也就是兩大黨精密控制之下的交換，可是這樣的情況事實上是發生了。（隋杜卿，【訪談八】）

至於政黨體系重組在政治穩定面向上的影響，新興政黨的出現未必會對政府施政產生負面的影響，這涉及新政黨的意識形態與屬性：

我認爲政黨體系其實本來沒有好或不好，就是兩黨制或多黨制或者是兩大黨爲主的多黨制等等，...只有適合或不適合哪一個社會，沒有好或不好的問題。在台灣現在這個惡性的兩黨制，很顯然是對台灣不利的，...這個兩黨體制是非常不穩定的，...這個總統直選也是非常不穩定的，爲什麼呢？因爲...總統選舉，每四年大家就對台灣的前途開始一次的辯論，這個其實是非常的不穩定，...政黨體系我覺得不能光從政黨的分合去看穩定不穩定，我覺得要看國家大政有沒有穩定來評估...它（政黨）所代表的社會力，如果是穩定的話，那種政黨的分合其實只是政治精英之間權力的這種，嗯...它只是差在誰掌權而已，但基本上它要做的事情是穩定的，它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力政策方向是穩定的。那我們現在這個情況不是這個樣子，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政黨超穩定，但是政治路線非常的不穩定，比如說謝長廷的路線跟陳水扁的路線，或者是說如果謝長廷當選或者是馬英九當選，我們人民到底對這些東西有沒有辦法掌握，我們沒有辦法掌握，所以我覺得說，現在這個兩黨體系並不穩定。...（相反地），一個中間的小黨，它有可能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就是說去緩和和先前這幾年來的政黨的對立，不管這個小黨它是加入聯合政府也好，或者說它是扮演反對黨也好，它其實對於兩大黨來講，我認爲都會有一個對話的功能，所以我認爲它是有助於穩定，而不會不穩定，現在如果是說，那個小黨如果是走激進路線的政黨，它才會不穩定，或者是說那個小黨像無黨聯盟，純粹是利益分配的，有可能擺來擺去的，那就會不穩定。（周奕成，【訪談二】）

(三) 關於評估 2008 年立委選舉與「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於未來政黨實力消長與政黨體系重組的可能影響儘管少數政黨領袖樂觀的表示「單一選區兩票制」未必對小黨就不利（因為新設「政黨票」的選擇），仍可在不分區名額中獲得若干席次，但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新制將嚴重影響小黨的生存空間，未來台灣的政黨體系將朝向兩黨制的方向重組，但是應該不會類似英、美兩黨實力較為接近、均衡的兩黨制，有可能出現一大一中或一大一中一小的政黨體系。另一方面，有人批評新制將導致國會地方化，從而降低立委的問政品質。從下述幾種觀點可以看出：

當初設計這制度的人-而且他們是過去的立法委員-就很明白跟我講，將來就是兩黨制，他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小黨，問題是遊戲規則這樣設計，它還是要靠人民的選票一票一票來做出最後的決定，所以當兩大黨在聯手消滅其他的政治聲音時，新興的政治團體是要用全部的力量去捍衛和抗拒兩大黨把其他消滅的力量。我認為事後看來，因為它是分裂投票有第二張選票，至少有一個機會。…這一次的選制表面上看來對小黨非常不利，因為在區域的部分的確沒有可能讓小黨在任何一個地區經營到足夠可以過它半數的門檻，可是在全國人選出來的這個，我們就要求議題跟政策投票，相信誰提出來的議題跟政策，就去投那群人，那群人真正可以做為你的代議士，所以你會看到工會、教師團體、環保團體，他們會認為說把握我議題投票的機會，至少在不分區的選舉中可以確認認同我理念的那全國選民的百分比，又因為這是第一次有第二張選票，…那三十四席的不分區它是全新的遊戲規則，它不是跟過去國民黨或民進黨兩黨認同可以連在一塊，那如果說未來有比較多的新興政黨在裡面，那你剛講的政黨重組和政策聯盟的機會就會產生，如果還是在兩大政黨狀況的話，那政黨重組和政策聯盟的機會，會在黨團運作中完全被消滅，只留下政治對抗。（雷倩，【訪談六】）

「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於小黨有利、不利是看從哪個角度出發。對一個不為席位的多少，只是為了在一個民意機構裡面保有一定發言空間的新黨而言，是有所希望的。換句話說，我們以前在一票制的時候我們反而選的辛苦，大家打仗、資源又少，拜託大家投投新黨一票時，選民會說：我們很想投您們，您們的人很優秀，但是假設大家都分散了，國民黨的人就無法當選。選民有大黨傾向，這種大黨傾向讓小黨去拉票很難拉。對新黨來講，明年 1 月 12 日是一種轉機。（郁慕明，【訪談一】）

我目前看起來 10 個小黨都沒有機會，但是我覺得裡面可能相對而言比較有機會的，還是新黨跟台聯。…但是目前整體看起來的話可能都不是有太高的機率啦！所以最後 34 席可能還是由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所劃分的，因為只有他們

兩個黨跨過門檻。一切的設計其實從保證金到門檻的高低、一切的設計基本上都是對小黨不利的一種在選罷法修改過程裡面。(這個制度)比較偏向兩黨制,但是國民黨會比較大,或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不是那麼對稱的狀態,這個情況我覺得如果有人用「優勢黨」這個字的話,可能有點參考日本的例子。因為日本從1996年之後2000、2003、2005經過這樣4次這樣所謂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那目前的自民黨似乎又變成了從過去所謂的多黨制又逐漸走向兩黨制,顯然地按照D. Rae的定義的話已經滿接近的,因為最近一次2005選舉的話,自民黨加上第二大黨民主黨已經是85%的席次了,已經很接近90%的定義了,但是這兩個85%不是4成多跟4成多,而是一個是6成多,一個是2成的差別,所以這也還沒有到一黨優勢這樣的情況,所以就一大一小比較像兩黨,那這個情況看國民黨跟民進黨似乎也會變成這樣子,一個可能是百分之70幾的國民黨,一個可能是百分之2、30的民進黨這種狀態,那所以你說優勢一黨或是說兩黨,我覺得嚴格說起來就看你定義怎麼樣,但是就算你說是兩黨,這兩黨也不是那麼地像美國或是英國那樣的兩黨制那麼的平衡。(王業立,【訪談七】)

基本上(未來新制下的發展)是兩黨制為主,而一個小黨的空間是有可能,這小黨會非常小,因為它只有三十幾席的不分區,那如果拿到台灣應該有10-20%的小黨空間,以10-20%也只有大概三到五席,三到五席在一百多席裡面有時還是有作用的,就看後來的兩黨,如果差距懸殊很大,這三席就沒有用;如果很逼近的話,這三席就會是有效的小黨,這還需要看未來國民黨和民進黨權力均衡的關係。第一點,在現有的制度不變更的情況下,應該來講是以兩大黨為主,至於這第三黨就有很多重的因素,如果第三黨本身是分裂的話那是不太可能,但如果是整合,像台聯、紅黨等等整合的話就有可能,因為可能有部分的選民認為就是說,現在兩個黨都沒有選好,我現在區域選你們,但我還希望有一個小黨在中間來牽制,這聲音是會有的。但現在問題是出現分裂的狀況,第一個小黨有沒有辦法有效的整合。第二個即使整合了,但這力量畢竟有限10%就三席多,15%大概四到五席,最高如果到20%就是六席,六席也是很有限。這六席狀況就是要看這兩個黨的權力分配狀況,如果像現在大家估計的一樣(國民黨)三分之二、(民進黨)三分之一,那這六席也是沒有用的,如果是45%、55%那這六席就有作用了,這跟我們當時新黨第一屆一樣,那時候20%席位可能是有用的,但那種重要性是相對的。(李炳南,【訪談九】)

2005年(修憲)所說的立委減半,單一選區多於不分區、多於比例代表制以及並立制,這幾個選項基本上都跟我對於國會的作為社會多元的反射鏡…這樣子的一個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按照現在選舉制度的設計來講,它很可能會造成國會是兩大黨對峙,而這兩大黨對峙從現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的實務判斷,糾紛可能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而這兩個政黨…我剛剛前面所談到的國家認同爭議仍然存在的時候,變成兩大黨是不是能夠形成穩定趨中的力量…這是我們在西方理論

所看到的單一選區選舉制度影響的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恐怕並不必然。也就是說將來…我剛才前面提到的，國會將來會打架打的更兇，那這個大概都不能完全的排除，那反而是使得…如果真的能夠形成兩大黨對峙的局面的時候，那麼恐怕我們犧牲的是社會多元的聲音能夠進入到國會去。那這些多元聲音進入不到國會的時候，那麼它的出入往哪裡走？那會不會就是街頭社會運動，那我們到底是要把不同的聲音納入到國會去，還是要讓它在街頭橫行？我想這是一個大家都很清楚知道這兩個選擇的結果之後它的利弊得失。（隋杜卿，【訪談八】）

單一選區兩票制當時設計，我們親民黨是反對的，單一選區把選區範圍畫小了，當時的目的是希望像三寶那種人不會當選，3%、5%的人不會當選，但是沒想到那個鄉鎮市長他比你有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像基隆之外，中、南部那邊都完蛋了，他有買票系統、他有樁腳系統、他有派系支持，就當選了，所以你政黨也是要靠這些人，將來的問政品質一定差，所以不用說三寶了，以後一定都是寶，全部都是寶，完蛋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因為林義雄的那種民粹式的民主所造成的減半，那我請問立法委員的品質不好，難道是跟量有關係嗎？不是。是跟你修的法有關係。所以當初我們修法是把立委當作是道德文章。就像我們現在訂的法對總統很寬鬆，因為它是一個有羞恥觀念的人，事實上不是。所以我們因為修法的時候對立委行為準則、組織行為，沒有把它當作立委可能是個壞人、可能是貪得無厭的、是無恥，沒有這樣想；所以把他都想成立委都是好人，所以造成品質不好，所以不是量的問題。那現在量減少，糟糕了，很可能兩、三個立委就會控制一個政黨，兩、三個立委控制一個部會，兩、三個立委就會控制一個立法院，完蛋了。所以我們可以大膽預測，如果以現在的國會五法，不好好修的話，將來的立法院是無法無天。（劉文雄，【訪談三】）

（四）關於評估台灣未來十年是否再次發生政黨體系的重組？可能出現的憲政體制為何（中央政府體制、政府的組成與總統和立委的選制）？以及在價值取捨上，最適合台灣的政黨體系類型與憲政體制為何？就政黨體系的重組而言，多數受訪者認為在新選制的效應下，台灣應該會走向兩黨制，但是也有少數受訪者認為應重視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能導致既有政黨的分裂或合併：

還是會維持兩黨制，兩大黨制，有小黨生存，但是是以兩大黨為主。（郁慕明，【訪談一】）

我覺得會，還是兩黨制。因為美國的兩黨制共和黨還是縮得很小，就好像 Clinton 的時代縮得很小，但是還不失為稱為兩黨制。所以這個兩黨制跟兩個（政黨）有沒有懸殊不一樣。（沈富雄，【訪談四】）

我覺得有沒有一個很劇烈的社會變化，比如說兩岸之間的衝突，或者說經濟

大蕭條等等，像這樣子的因素就會造成這整個社會的大變化，那不然後的話就要靠很緩慢的，比如說像他們這代的人成熟，然後成長到他們能夠了解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再來就是政黨裡面的變化，我認為新的力量在民進黨裡面比較多，這是我自己的判斷，我認為說要從國民黨裡面找到新的力量非常的難。(周奕成，【訪談二】)

如果說國民黨(立委)贏，而且拿到不只 50%，譬如 60%以上這樣，這個局面對民進黨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我覺得其實衝擊到的是民進黨而不是我們(台聯)。那衝擊到會不會重組、會不會瓦解、會不會分裂，反而是民進黨。(周美里，【訪談五】)

總統大選後會強烈的分割，尤其是國民黨。如果輸的話，那分裂的更嚴重，所以將來沒有什麼兩黨政治；民進黨的部分也會分裂，如果民進黨輸了以後，它就會歸責這個、歸責那個。然後它的山頭就會分裂。如果國民黨輸了以後，馬英九一定會死得很難看，那中國國民黨會立刻消失或者會變成像少數的這些外省籍民意代表說我們是中國國民黨，那王金平就會帶走另外一批人，變成什麼黨不曉得。台灣根本沒有什麼兩黨政治，會亂黨政治，最後還是以選總統為主。(劉文雄，【訪談三】)

台聯會回國民黨，不是分裂，我覺得李登輝...知道他再怎麼去努力，台聯如果只是跟民進黨爭這 50%的板塊，那他所主張的台獨主張就不會過一半，...我認為他一定會想說我要如何破這 5%的鴻溝，如何可以跨回國民黨，而在這時候馬英九給了他最好的機會，因為馬英九希望有人能夠幫他破除族群的魔咒，所以馬英九希望李登輝來幫他破除族群，李登輝可以藉著拉馬英九回來站著 50%的藍軍板塊，所以常常有人認為選後可能國民黨的本土派會出走，其實選後國民黨的主流是本土派，它已經佔了你整個的家大業大，它為什麼要出走，它完全沒有出走的理由。(雷倩，【訪談六】)

對於較適合於台灣的政黨體系類型的看法，在受訪者的論述中較難發現明顯的態度傾向，但大體同意應有小黨的生存空間；至於未來憲政體制的可能發展，受訪者大多較難明確預測其方向，而對於最適合台灣的政府體制型態，則呈現出相當分歧的看法：

從現實的角度上來講，短期間看不到(兩黨制)轉變的可能性，其實在英國這的老牌民主國家，他們第三黨在沒有分裂的狀況下，選票都可以拿到 20%幾，在國會的席次只佔三到四席，這種狀況當然兩大黨工黨、保守黨都知道，但保守黨和工黨豈會輕易的把自己的權益 share 給別人，這還牽涉到他們還不是剛性憲法，只要國會對選舉法律進行修改就可以，他們也沒有做這事情，第三黨奮鬥了

三十幾年了到現在也還爭取不來。所以我從這種情況來講，我想短期間要預估這可能性是比較小一點，除非民進黨又想要透過憲法修改來否定中華民國這國家的符號，這時候它可能又把這不當一回事來配合，這樣有一天可能。（李炳南，【訪談九】）

台灣是走這個方向，就是兩大黨中間留著一些小黨，代表台灣不同的聲音。目前台灣走內閣制是較好的，看領導人跟小黨發展的空間，假設每個小黨有5%的話，每個都有兩席，它就代表聲音，比如說台聯有兩席、農民黨有兩席其它黨多多少少一些席次，雖然大黨占80席，可是另外20席給小黨，它就變成關鍵少數。其實，10%就是關鍵少數。（郁慕明，【訪談一】）

對於政府體制的看法：

我們現在的憲政制度，基本上是沒辦法運作的，民進黨執政將近八年以來，我們已經看的這個制式，贏得總統權跟國會的對抗，總統跟行政院長之間的權責非常的不明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台灣必須進行所謂的憲政改造，我們認為說是要進行議會內閣制的修憲，我們認為議會內閣制比較符合台灣一個多元社會，能夠進行妥協協調，利益的統合，那我們議會內閣制比總統制來的好。（周奕成，【訪談二】）

我的想法說這還是兩黨制的原因，雖然很懸殊，但是因為第三黨幾乎微不足道，所以只能說它兩黨。但是現階段，我心裡頭希望它是很懸殊，而且多數黨要當總統。…只有讓多數黨跟它的總統有足夠的 power base，這個 power base 大到超過三分之二，我覺得它才能夠改革。…馬英九，如果他當選了，我要勸他說：「就由你來帶頭，然後把憲法改成內閣制。改成內閣制對你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你當了一任總統，再來就當第二任的總理，那你做得好的話，還可以當兩任總理或三任總理都無所謂，中華民國歷史上，既當總統又當總理，何樂而不為？」我要說服他這個。（沈富雄，【訪談四】）

有一個現實的問題，現在任何一個修憲的動作都必須要有三分之二，這很不容易。當然有一個變數，下一屆就是變數，王金平是最大變數，所以就看到時王金平的想法是如何，如果王金平掌握了國民黨大部分的力量，然後又有李登輝的支持，然後又有民進黨有目的的配合，內閣制是有可能產生。（但是）我們內閣是誰？是一群很無能很貪得無厭的民意代表，那我們用內閣制更慘！（劉文雄，【訪談三】）

我認為每一個制度，人不對就會都很爛。大家常常覺得內閣制很好，現在看看我們立法委員的水準，讓他們去做內閣閣揆，賦予很大的行政權力可以嗎？當

然不行，大部分都是不行的。…我認為台灣的制度並不一定必然的這麼壞，就像剛剛我講總統（沒有）節制很不好，他沒有制衡，這是最基本的概念，但今天遇到一個自我謙卑、節制權力的總統，他也不會壞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制度雖然不完美，它可以有慢慢改革的空間，可是選出願意節制權力的真正民主領袖我覺得才是最重要。（雷倩，【訪談六】）

我們以前是總統制嘛，總統制從一個角度來看是符合民情哪，華人的社會嘛，華人的社會基本上覺得有總統制比較穩固嘛，政治比較穩固嘛，但是現在看起來也不怎麼穩固，所以為什麼像周奕成他們提內閣制。我記得周奕成上次碰到李先生，跟他講這個內閣制。李先生也講說對，他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就是說用內閣制來減少對立的衝突這麼嚴重。因為他們主張內閣制的原因，是因為現在是總統制一定又是藍綠對衝嘛！但是，我們現在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制度絕對是沒有辦法做內閣制，為什麼？因為我們選出來的的立法委員絕對不足以擔任部長！（周美里，【訪談五】）

我基本上一直覺得半總統制應該還算是一個可運行的制度，那當然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我自己會認為從我剛所談到的新制度論或是制度變遷的這種角度來說的話，覺得未來修憲朝野雙方有共識的話，它應該是一種小幅度慢慢修正的過程，你說大幅度的改成內閣制或是大幅度的改成總統制，我是覺得可能在台灣現在來說得話都會遭受到相當大反對的力量，如果是小幅度的在目前的半總統制之下就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來進行小幅度的修正，我是覺得似乎比較可能，機率是比較高一點。舉例來說，像我剛提到的立法委員席次的略為增加，或者是說明文的規定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或者甚至如果我們不太希望見到虛位元首的話甚至在憲法明文規定總統和行政院長的權限劃分，就是少數幾條能夠更清楚的規範的話，甚至明文規定行政院長是由國會多數黨所組成等等，那我是覺得目前的半總統制是可以運作的。我是比較擔憂就是說目前主張內閣制的學者始終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回答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所了解的全世界只要總統是直選的就沒有存粹的內閣制，所以說只要總統直選我們就不太可能讓這個總統是虛位元首，尤其是台灣的政治文化。所以說你要主張內閣制你必須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你是不是主張總統直選廢掉，以後由國會選國家元首。而你主張總統直選取消，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台灣選民會不會接受，我們選了 3、4 次的總統直選，現在卻說不選了，我們的台灣人民和政治文化是否能夠接受？就算是間接選總統的話，這個總統有沒有可能做到像內閣制那樣的虛位元首？我們幾千年來的無論中國文化或是華人文化也罷，我們所看到的總統就是像皇帝一樣，它是一個垂拱而治、無為而治的這樣一個文化，是不是有可能在台灣存在。如果說是走向總統制，我所了解的總統制不是說總統權力很大就叫總統制，總統制的核心是強調權力與分立，強調三權分立、制衡。但是現在很多主張總統制的人避而不談這種問題，只強調如何鞏固領導中心、行政權力的總統制，那叫獨裁不叫總統。所以真的主

張總統制的人必須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你要如何的健全國會，三權分立的國會是很重要的。如果兩種制度都很難做得到的話，我寧願認為我剛主張的在小幅度的情況之下將我們目前的半總統制做一個小幅度的修正，將行政、立法跟總統之間的權限作更清楚的劃分，或許還是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實際的選擇。（王業立，【訪談七】）

對於選舉制度的看法：

如果改為內閣制，我覺得台灣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不可行。我覺得一個關鍵，這是大家所忽略的，就是台灣的人口密度過大。大家都在講幾十萬就有一席，這個錯了，這個錯了。為什麼錯呢？因為台灣人口密度太高。就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的選區，八個選區，我去算過，它一個選區的面積只有三十六平方公里，那三十六平方公里就是六乘六，那六乘六以我，半個小時可以跑四公里的速度，我差不多只要兩、三小時，我可以繞一圈，所以，所有的委員大概就留在地方，就一天到晚跑殯儀館、跑醫院，就變成一個深耕地方的里長。那這樣的話，人數又少，委員又少，又懶得來開會，那這個品質就差了。如果我們願意改成內閣制就是（採取）芬蘭制（選舉制度）。那芬蘭制的特點在那個地方呢？人口密度很重要。但是人口密度反應在什麼地方呢？反應在選區的大小，就是說選區的面積不能過小。所以我覺得像台北市要回到原先的南北兩區，那南北兩區就是如果是維持八席的話，就是各四席。但是我認為，數目應該可以增加到一百五十幾席，或一百六十幾席，所以就不是八席，也許十二席。因為他要求不同顏色的票，第二票就已經決定了。然後他蓋一個人以後，就等於把這一張政黨的名單的順位決定了，所以政黨名單的順位，不是由我們的，像民進黨的那種人頭黨員、或者買票啦，或者排藍民調啦，這都有毛病的。這由全民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也不用登記，也不用顯示你的黨證，因為在投票時你已經表態了，然後你拿了這張票，你蓋上去，你這一群人，譬如說四成去投票的人，就決定民進黨這個名單，譬如說它六席提六個，這六個名字就開出來了。然後到後來，選完後大家算票，那如果民進黨拿到五成票，那零點五乘六席就三席，六個人排第一、第二、第三的就當選。…我不反對選總統，這個總統可以間接選舉，如果大家選習慣了，不選很難過，我也不反對直選。但是直選的話，我建議憲法正面表列他的職權，就是把他的權力限制的很小，憲法沒寫的都不算，正面表列。（沈富雄，【訪談四】）

如果是實施議會內閣制的话，理想上我是覺得總統最好不要直選，我們可以去設計一個方式讓他被間接推選出來，那個機制是怎樣我不知道，我覺得那個可以討論，那最好是不要直選，一旦直選的話，你就很難讓他變成是虛位的總統，一旦直選的話，台灣的社會對抗就是會這麼強大，一半的人跟另外一半的人對抗，會出現這樣子的情況。那單一選區，我認為單一選區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說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的單一選區，比如說如果是德國式的，如果我們有 200 席

或者是 250 席，其中有一半是單一選區，另外一半是政黨比例代表，那這樣的話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是聯立式的話，那就更好，因為聯立性的話比例性更高，票票等值更好，所以聯立式是更值得嘗試的。但是問題是在於，台灣整個範圍小，如果說劃分成一百個單一選區的話，我們現在 73 個單一選區已經很小了，我們每一個選區平均人口是 35、32 萬，左右，如果劃成一百個選區的話，那每一區只有二十多萬人，所以那個也會有問題，那也有人提出來說採取芬蘭式的，等於是區域的民意代表，我覺得那個也可以考慮。（周奕成，【訪談二】）

對於政府組成的看法：

那當然過去 8 年來，其實我們往往看到就是這種（分立政府）運作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個政黨體系之間當然會有關係，那當然這樣子的情況我的觀察是說未來的機率應該會降低啦！也就是說當然這跟另外選舉制度有關，如果以後不倒閣的話將會成爲一個常態的情況是每 4 年的 1 月選立委、3 月選總統這就是所謂的反蜜月期的一種狀態，跟法國不一樣。當然如果說在 1 月份所選的立委，一個政黨在 73 個選區之內能夠贏得大多數的席次，那我們似乎沒有理由相信這個政黨會在 2 個月內的總統大選會輸掉，所以這意思就是說如果我有機會贏得立委過半數的政黨也很有可能在 2 個月之後贏得總統大選，也就是說過去的少數政府也罷或是分立政府也罷，它出現的機率應該會降低，那當然也要看我們的台灣選民是鐘擺效應還是西瓜效應，我的評估是應該會降低啦！也就是我們有比較多的機會出現一致政府或是多數政府。（王業立，【訪談七】）

不需要聯合政府，因爲現在台灣的政治環境是馬英九現在是藍營的頭頭、藍營的領導人，到時候他不再政黨考慮，你是藍的我就是用你，他會用人才，搞不好用沈富雄都不一定！因爲他的重點不在藍跟綠，綠裡面假如是比較中性的、是比較爲社會大眾或者正面發展是有利的話，我想馬英九不會排除。（郁慕明，【訪談一】）

我認爲…台聯，因爲李登輝的緣故回到成爲藍軍的一員，這聽起來有點瘋狂，但李登輝正在做。他連曾燦燈都撤了，他連台聯比較偏台獨派的地方議員到中央他都全部撤了，他留下了一個往中間挪移的空間。往中間挪移了以後，就是去跟馬英九談判我們做聯合政府，就是中間聯合政府，我認爲這是李登輝這一次的大布局，就是中間聯合政府，那只要他有了中間聯合政府，別忘了假如施政是這種布局的話，在統獨意識上佔 50%，一票也跑不掉，但現在有可能藍營想要另外這 50%，他可以過一半，這是這一次選舉最值得觀察的，很多人認爲李登輝已經過氣了，NO，NO 他活得好好的，大家可以好好觀察。（雷倩，【訪談六】）

二、問卷調查分析

本文以德爾菲法進行兩回合的專家問卷調查，抽樣方式採「滾雪球」抽樣法，多數題目採取 5 等級量尺（少數題目以百分比來表示意見的分布情形），來了解受訪者的意見方向與強度。第一回合進行時間係自 2007 年 10 月 5 日起至同年 11 月 21 日止，總計發出 33 份問卷，問卷調查對象計有學者 17 人，政黨人士 16 人，合計回收 32 份，回收率 96.96 %；第二回合進行時間係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總計發出 32 份問卷，問卷調查對象計有學者 17 人，政黨人士 15 人，合計回收 19 份，回收率 59.37 %，兩次問卷回收情形堪稱十分良好。茲針對受訪者填寫的問卷內容分析如下：

（一）台灣政黨體系重組現象及其原因

這部分調查的重點在於事實的認定或釐清，特別是針對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的政黨重組以及政黨體系重組的現象以及影響其出現的原因做探討，同時，也請受訪者預測台灣未來政黨體系可能的變化。根據受訪者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現下列幾個意見趨向（以下引述的受訪者意見均請參閱附錄-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統計結果及相關理由）：

1. 多數受訪者傾向認為台灣選民具有「政黨認同」，但是從陳述的意見中可能存在與本文界定之「政黨認同」概念有所出入的狀況。第一次問卷調查在未界定「政黨認同」之意義的情況下，同意多數台灣選民有「政黨認同」傾向的平均數值為 3.47，但是有受訪者將「政黨認同」視為「選民投票傾向『選黨』多較於『選人』」。亦即視同「黨派投票」；亦有受訪者認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民，在「政黨認同」上較強，但其它政黨則無，而且這些認同國、民兩黨的選民，所佔全部選民的比例並不高；另外就是受訪者將選民因統獨意識而對於藍綠陣營的認同視為「政黨認同」。第二次問卷調查特別將「政黨認同」定義為「選民對於政黨的長期、穩定的情感傾向」，受訪者同意多數台灣選民有「政黨認同」傾向說法的平均數值略降至 3.42，但在政黨人士與學者之間出現明顯不同的判斷，前者的平均數值升至 3.91，而後者大幅降至 2.75，顯示多數學者認為在此定義下，台灣選民並未具有強烈的政黨認同傾向，甚至有受訪者的意見指出：「除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外，其他政黨本身存在時間即很短暫，何來長期性之政黨認同？」然而何以政黨人士在第二次問卷調查時反而較強烈的支持「台灣選民具有政黨認同傾向」的說法，由於回收的問卷中未見進一步的意見說

明，本文請訪員從側面瞭解的可能原因是：從眾心理。政黨人士在填寫第二次問卷可能受到第一次調查結果的影響，加上在選情激烈之際，受訪者忙碌中未將附註的「政黨認同」定義詳看清楚所致。

2. 在選民對於個別政黨支持的穩定度上（間接瞭解政黨認同的強度），兩次問卷調查國民黨平均數值分別為 3.66、3.83，民進黨則為 4.09、4.17，而其它小黨（新黨、親民黨與台聯）在兩次調查中的平均數值均低於 3，顯現兩大黨擁有選民較穩定的支持，而民進黨又略勝一籌，似可推論在台灣所有政黨中，民進黨的選民具有較明顯的政黨認同傾向。受訪者附註的意見對於民進黨選民較諸國民黨選民具有較強烈之認同支持提出了說明：「泛藍政黨間的轉移較有可能，故而各自的穩定性較低，相較之下，兩個泛綠政黨的穩定性較高，藍綠兩大政治版塊，其中又以國民黨和民進黨為其核心，親民黨和新黨都只是為了在泛藍陣營裡制衡國民黨路線而存在，反之，臺聯的存在價值亦依附於民進黨，當進入單一當選席次的選舉賽局中藍綠陣營對壘的局面，為了使個別陣營勝選，小黨就必然會成為支持者策略性投票下的犧牲品。而又因國民黨內部存在本土派力量，當藍綠對陣，本土派的存在會使選民對政黨的定位認知產生混淆，本土派也會因忠誠問題在黨內遭邊緣化，此乃使得國民黨的選民支持穩定度不如民進黨。」
3. 對於影響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因素，受訪者認為黨派意識的影響最大，在兩次問卷調查中該項目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3.91、4.11，其次為候選人特質，平均數值分別為 3.34、3.61，至於過去台灣學界投票行為研究認為有影響的省籍因素在本研究調查的平均數值未超過 3，顯見這項因素的影響力減弱。而公共政策、教育程度、性別因素等的平均數值更低，對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更低。不過有受訪者的意見提及，「單一選區、高層次選舉（總統、市長、縣市長）時政黨的重要性比較顯著，複數選區、低層次選舉（舊制立委、縣市議員）時候選人比較重要。」
4. 多數受訪者傾向於認定台灣在戒嚴後發生過「政黨重組」、「政黨體系重組」以及台灣政黨體系趨於分化等現象。不過，關於是否發生過「政黨重組」的現象，從若干受訪者的意見中來判斷，仍將其視為「舊政黨的分裂」，並未從「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或增減」來思考，因而與本文界定的「政黨體系重組」概念幾無差異，譬如，受訪者說明何以「政黨重組」發生的原因為「新黨之於國民黨；親民黨之於新黨；台聯之於民進黨」或「國民黨 新黨；凍省後 國民黨 親民黨；民進黨執政後 民進黨 台聯」，而認為台灣沒有發生「政黨重組」的受訪者則認為「藍綠兩大板塊相對穩

定，只有各自陣營內出現短暫政黨投票對象的轉換，但很容易重新歸隊。藍綠選民基礎並未出現巨大變化。」其次，對於台灣是否發生「政黨體系重組」的現象，第一次問卷調查有 59% 的受訪者認為「是」，19% 答「否」，16% 表示「不清楚」；第二次問卷調查有 83% 的受訪者認為「是」，6% 答「否」，11% 表示「不清楚」；在受訪者意見中多數認為發生過三次「政黨體系重組」的現象（新黨、親民黨與台聯出現時）。至於台灣政黨體系是否趨於分化，支持這個說法的受訪者在兩次問卷調查中的平均值分別為 2.97 與 3.47，若干保留的說法是認為過去是如此，但在新的選制實施後將趨於整合。

5. 影響「政黨體系重組」的重要因素中，多數受訪者認為統獨意識（兩次調查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3.64、4.42）與選舉制度（3.71、4.35）最為重要，其次是菁英競合（3.64、3.94）與族群認同（3.46、3.94），至於政府體制與政黨認同也有影響，但是公共政策與階級對立的影響最小。
6. 對於台灣未來十年是否再次發生政黨體系重組，多數受訪者預測有此可能，在兩次問卷調查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3.59、3.32，其主要意見有三種：第一，新選制的影響，易於朝向兩黨制發展；第二，統獨對立會形成藍綠兩元陣營，但陣營內政黨的數量有可能變化；第三，世代交替可能引發重組。在選制的部分，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我國立委選舉在修憲後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將成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決的態勢，因而極可能發展成「兩黨制」，在兩次調查中均有 88% 的受訪者預測如此。

（二）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政黨體系類型之變化

本部分的調查重點是台灣政黨體系的重組過程是否愈趨分化與極化？這個現象對於台灣的政治民主與穩定有何影響？台灣目前的政黨體系類型為何？過去曾經出現哪些政黨體系類型？最適合台灣的政黨體系類型為何？未來十年可能出現的政黨體系類型為何？

1. 多數受訪者同意第三黨的出現是政黨體系重組現象的重要特徵之一，兩次問卷調查在此題的平均數值分別 3.59、3.79；同時，也認為會增加政治體系的民主性與代表性，其平均數值分別為 3.59、3.89，有受訪者認為「民主政治是強調多元尊重的價值，所以政黨體系以能反應多元社會價值取捨為宜」、「第三黨的出現，足以提供在認同矛盾之外的其他議題的發展空間，也使對於藍綠政黨認

同程度不高的選民，有了新的選擇和代理人，這自然有助於增加政治體系的民主性與代表性」。對於第三黨的出現是否會增加政治體系與政黨體系的不穩定度，多數受訪者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兩者在第二次問卷調查中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2.84、2.74），有受訪者指出「政黨體系多元與政治穩定度並非直接相關，事實上世界上絕對兩黨制的國家甚少，且台灣目前多黨林立，政治仍屬穩定。」

「第三黨的出現，會使原本兩黨間的協商必須納進對於第三者之立場的考量，甚至必須接納其參與作為協商的一造，但如果兩大黨陷入惡鬥的僵局，第三黨如果能夠適時地扮演中間穩定與公正的關鍵力量，反而有助於政治體系和政黨體系的穩定」。至於台灣的政黨體系是否有愈趨極化（意識形態差距越大）的傾向，在第一回合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看法較不一致，在第二回合中受訪者的看法較傾向於同意這個說法，兩次的平均數值為 3.06、3.21，同意者的主要意見是「由於國家認同的矛盾涵蓋了一切政治的矛盾，所有臺灣相關性政黨的出現，都擺脫不了認同分歧的制約，加以憲政制度與選舉制度的設計，都有助於鞏固這一認同的分歧，故而政黨體系的極化程度乃在不斷加強之中。由於選舉決定了政黨的發展空間，政治市場的差異化行銷或區隔手段，更誇大政黨彼此間的分歧，影響所及，自然使得政黨體系更不穩定。」

2. 依據 Sartori 的類型學，過半的受訪者認為現階段台灣的政黨體系是「兩黨制」（兩次問卷調查同意此看法者的百分比分別為 63%、68%），但是其中有受訪者認為由於統獨意識形態的對立，事實上出現了 Sartori 的類型學以外的類型：「極化兩黨制」；另有若干受訪者認為，兩黨制尚未成形，因而具有「多黨制」的屬性，只是有人認為是 Sartori 分類中的「溫和多黨制」（兩次百分比分別為 19%、11%），另有人則認為因存在「反體制政黨」，所以應是「極化多黨制」（兩次百分比分別為 6%、11%），另有人認為執政黨帶頭反對中華民國體制，這已非 Sartori 分類中的任何一類型，因此是「以上皆非」（兩次百分比分別為 6%、5%）。對於台灣過去不同時期的政黨體系類型，第二次問卷調查顯示，在 1986-1993 年（民進黨成立至新黨成立前），多數受訪者認為是「優勢黨制」（44%），但仍有若干受訪者認為是「霸權黨制」（22%），甚至於「一黨制」（11%），顯示 77% 的受訪者認為這段時期台灣仍處於國民黨一黨絕對支配的情勢下；在 1993-2000 年（新黨成立至親民黨成立前），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台灣已是「兩黨制」（50%），但是另一半的受訪者看法則非常分歧，有 22% 的受訪者認為仍是「優勢黨制」，甚至有 6% 的人認為是「霸權黨制」，而另有 20% 的人認為是「溫和多黨制」。造成受訪者認知上分歧的主要

原因應該是這個時期國民黨雖維持形式上的過半，但因新黨的出現以產生「實質上不過半」的現象，相對的民進黨力量也因而提升，在修憲的議題上沒有民進黨的合作，絕無成功的可能。但因實際上尚未發生政黨輪替，也有人認為國民黨力量仍然強大，尚未形成「兩黨制」；也有人著眼於新黨的「牽制」角色，使得政黨間的互動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立法院中的議題聯盟開始成形，因此認為此時期是「溫和多黨制」。至於 2000-2005 年間(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先後成立至任務型國代選舉親民黨慘敗前)，雖然仍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台灣是「兩黨制」(50%)，但是另外將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是「多黨制」，差別是 17% 的受訪者認為是「溫和多黨制」，28% 的人認為是「極化多黨制」，另有少數約 6% 仍認為是「優勢黨制」。關鍵點在於親民黨出現時嚴重削弱國民黨的實力，也使得民進黨有了首次輪替的機會。在立法院中，國民黨不僅失去了絕對多數的優勢，且將最大黨的地位讓給民進黨，因此任何法案的通過，若不透過任兩個政黨間的議題聯盟則不可能。認為台灣此時是「兩黨制」的受訪者，顯然則基於政黨輪替的事實。

3. 針對未來十年台灣政黨體系最可能是哪一個類型？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會走向「兩黨制」(兩次調查佔受訪者比例分別為 72%、79%)，理由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效應；但是當問及「從政治代表性、政治穩定、權力制衡與政府效能等各層面而言，未來十年台灣政黨體系的最佳類型為何？」受訪者對於「兩黨制」與「溫和多黨制」的偏好差距就沒那麼大，第一次調查對於兩種政黨類型偏好的人數比例分別是 47%、47%，第二次調查則分別是 58%、42%，支持「兩黨制」者多從有效的權力制衡與提升政府效能著眼，但是支持「溫和多黨制」者則從政治代表性與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論證，譬如，就有受訪者認為採取「溫和多黨制」，各種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群體或政策議題，皆不會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遭到忽略，才不會有因權力的失落或政治地位的邊緣化而不得不走向極端化的政黨出現，...由於政策立場基本上與統獨意識型態性質不同，主要為理性計算的產物，一旦政策實現，就完成政治結盟的目的，因此，不會有基於感性而固執的極端化政黨競爭。從政治代表性來看，理論上有更多代表不同社會群體的政黨，自然比一黨或兩黨更能反映民意的分佈；臺灣政黨的統獨意識型態差距趨中而拉近，而在小黨的制約下，兩大政黨陣營的競爭會趨向理性，比現狀更加有助於政治穩定。」

(三) 台灣政黨體系重組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發展之影響

這部分調查的重點在於嘗試理解台灣政黨體系的重組對於現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在政府體制、選舉制度以及政府組成的三個面向上可能造成的變動為何？

1. 整體而言：當問及「過去台灣政黨體系重組對於台灣憲政體制在哪一方面的影響特別顯著」時，絕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本文所關切的政府體制、選舉制度以及政府組成等面向均認為有顯著的影響，以兩次問卷調查的平均數值來看，涉及政府體制的行政權歸屬與行政、立法關係分別為 3.86、3.68 以及 4.29、4.32；選舉制度方面是 4.46、4.21；政府組成則為 3.93、3.74。絕大多數受訪者也認為台灣政黨體系的重組對於主權歸屬與國家認同產生顯著的影響，以兩次問卷調查的平均數值來看，分別是 4.5 與 4.42，但是多數人並不認為在未來十年會因此在兩岸關係上產生重大變化（統一或獨立），以兩次問卷調查的平均數值來看，分別是 2.81、2.89。多數的意見認為：「目前台灣民眾多數選擇「維持現狀」，對於獨立或是統一則多是帶有條件，而這些條件仍舊是與維持現狀的情形相當，甚至比維持現狀更好，所以，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重大變化的機會不大。」
2. 政府體制：當問及「未來十年台灣最可能出現的政府體制為何」時，受訪者的意見出現明顯的分歧，以兩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預測比例來看，認為會是「半總統制」的有 38 %、42 %，認為會是「總統制」的有 38 %、32 %，認為會是「內閣制」的有 22 %、21 %，顯示多數受訪者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可能方向缺乏較明確一致的共識。這個情形反映出受訪者對於未來台灣政黨體系可能的變化仍有某種不確定感，同時，對於憲政體制的安定性也不抱持太大的信心。所以有受訪者指出：「三種可能性皆有，重點在於憲改時期政黨勢力的分布情形。」而「各政黨在不同位置(總統、立院多數或聯盟)有不同算計(其他)」，在沒有建立具有拘束力的憲政慣例前，政府體制可能的發展方向也不十分明確。至於問及「未來十年台灣最佳的政府體制為何」時，很明顯地，內閣制最受青睞，在兩次問卷調查中對於不同政府體制偏好的比例分別為半總統制 9 %、11 %；總統制 19 %、26 %；內閣制 66 %、58 %。何以內閣制最受受訪者的支持，多數受訪者認為內閣制能符合權力分享與責任倫理的精神，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基本上，「內閣制由立法院多數執政，而少數黨又隨時可能經過倒閣或改選而

執政，不會有政黨出現政治權力失落的焦慮感，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能在政治體系中擁有一定的政治代表性。由於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所有的相關性政黨和政治菁英，都會較之現在更具有政治上的責任倫理，不會不顧後果地濫用國家權力。」，且「內閣制國家政治穩定叫總統制國家多。」但是也有受訪者認為「沒有完美的制度，所以重點不在憲政體制的再選擇，而在憲法的被遵守」，因而不表明對特定政府體制的看法。

3. 選舉制度：當問及「未來十年台灣的總統選舉制度最可能朝向下述哪一種選制變化」時，認為仍維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現制的受訪者居絕對多數，以兩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預測比例來看，分別有 72 %、89 %，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總統選舉制度變化困難度過高；第二，兩大黨為黨提名人之當選，將以延續現制為目標；第三，直接選舉相對多數制即便不是最好，但容易實施。但當問及「未來十年台灣總統選舉制度的最佳選擇為何」時，在第一次問卷調查中多數受訪者認為「直接選舉絕對多數決」制是最佳的選擇，贊同的比例有 50 %，而支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制的僅有 25 %；但在第二次問卷調查時，支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制者（53 %）超過了支持「直接選舉絕對多數決」制（47 %），然而兩者十分接近。基本上支持「直接選舉絕對多數決」制者認為「學理上它是比較精細的設計，能符合多數統治原則，實際上它也可以讓社會上的雙元性在可以控制的情形下也讓其他聲音表達出來」，而且「絕對多數較易於執政前解決整合意見」並容許「第三黨有生存的空間」。但是對於選制的抉擇，也有若干受訪者認為應該配合政府體制，若是內閣制，則總統制應該採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譬如有人主張採取「間接選舉絕對多數制」，其看法為：「由於直接選舉要歷經全國性的政治動員，加以單一選舉必須進行差異化的政治市場行銷，選舉之後的政治和解與復員，往往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最不幸的就是造成國家的分裂，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的尊嚴蕩然無存，而使我國在面對兩岸或全球競爭中，失去團結一致的力量。間接選舉的優點，則在於可以避免激烈選戰中對於總統個人人格尊嚴的毀損，而可保全總統個人的聲望，使其於選舉之後，能夠迅速領導國家繼續前進。間接選舉宜由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院來進行，原因在於以立法院多數政黨作為政治中心的內閣制憲政運作，比較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和理性化。然因立法院席次僅有一百一十三席，如果採取相對多數當選制，由於當選票數可能極少，因而極可能變相鼓勵投機型政客的參與。只有採取絕對多數當選制，透過制度迫使政黨間必須協調產生絕對多數支持的總統，乃可以使總統成為政黨合作與

全國統合的象徵。」至於目前立委選制採取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在第二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認為應該改革的重要項目包括席次總額（平均數值 4.38）、區域與不分區的比例性（3.94）以及不分區名單由封閉式改為開放式（3.71），顯現出對於目前立委席次僅 113 席、區域席次所佔比例太高而圖利大黨以及由黨意志決定的封閉式名單的諸多不滿。另外在受訪者中，也有人對於現行整個「單一選區兩票制」強烈的不滿，而主張應採行芬蘭式的國會選舉制度，將我國所有立委改依政黨比例代表名單（開放式）以一張選票（政黨票）選出，但在全國劃分若干複數選區分別計票，其優點是避免選區過小而將立法院地方化且可強化政黨政治。

4. 政府組成：在問及「台灣出現類似法國第五共和「換軌制」的可能性如何」時，在第一次問卷調查時，推定其可能的平均數值並不高，僅有 2.97，其主要理由為：「依循現行憲政制度路徑，在總統與立法院任期皆為四年，且選舉僅相隔月餘的情況下，兩次全國性大選最有可能受到總統候選人競選行為的裙擺效應左右，而使憲政制度朝向以總統為中心的運作模式。由於政治權威容易向總統傾斜，加上立法院選舉與總統選舉間隔太短，代表最新民意的總統極不可能釋出行政院長任命權，而現任總統亦不可能在立法委員選後僅餘一個多月的任期亦即總統大選的最後階段任命競爭對手所屬政黨出掌行政院，所以臺灣要出現法國第五共和的換軌制半總統制之機會乃微乎其微。…而且依我國現制立法院有不願倒閣導致自身遭受總統解散的心理，使前述總統與立委任期幾乎同時的情形不易改變，則換軌制便絕對不可能在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間隔月餘的新舊民意交替期間出現。」但在第二次調查時，認為有「換軌」可能的平均數值升至 3.26，認定有此可能性的主要觀點是「因為 2000~2008 民進黨少數政府的經驗，總統當選人非常清楚，缺乏國會多數支持難以施政。」另於問及「『換軌制』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的運作是一不可或缺的機制嗎？」受訪者持肯定態度的平均數值較高，在二次調查中，分別為 3.13、3.53。其主要理由為：第一，確保多數政治的民主原則；第二，減少分立政府下政策空轉的困境；第三，建立權責相符的政策體制。有受訪者強烈主張：「現行『雙首長制』要達成穩定與效率的關鍵就在於『換軌』」。至於台灣有無可能出現「聯合政府（內閣）」？在兩次調查中傾向認為有此可能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3.13、3.26，略為多於否認有此可能性者。前者主要是從憲政運作所出現的僵局來推論解套的方式：「民進黨執政八年的經驗，證明掌握立法院多數，才能使行政權在法律和預算的支持下得以施展其抱負。但至少就民進黨而言，立法委員選舉中的區域選舉基本盤原本就居於弱

勢，要單獨贏得立法院多數，並不容易，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即一再表示，如其當選總統，將促成立法院多數執政。國民黨在立法院當中本來即佔有席次上的優勢，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一再重申行憲優先於修憲的立場，依其對於 憲法 的理解，我國為以立法院多數為中心轉旋的半總統制，故而馬英九亦曾聲言，如果他當選總統，將任命立法院多數黨出掌行政院。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都表達了願意由立法院多數黨主持行政院的態度，如果單一政黨無法在立法院取得多數，總統為了主導政局，必然會力求促成親總統的聯合內閣的組成，而縱使立法院由單一政黨取得多數，倘若立法院多數與總統分屬不同政黨，總統也必然將與行政院分享國家決策權，故而聯合政府組成的可能性乃相當大，而這一判斷，並非是因為對於謝長廷或馬英九個人政治承諾的信賴，而是這是憲政制度制約下所形成的政治現實，一個負責任而有進取心的總統或政黨，是不可能放棄組織多數穩定的一致型政府的各種努力的。」後者則從制度學理推估其可能性不高，其主要觀點是：「現行制度屬於『偏向總統的雙首長制』，無法與『聯合政府』理論(以國會多數黨為主要的政府組成者)相互對話，再加上立委新選制的實施，使大黨有更大機會單獨成為國會多數，因此，分立政府的可能性仍舊存在。雖然政府的組成也可能是跨黨派(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但仍舊不同於歐洲國家常見的『聯合政府』。」事實上，以目前「單一選區兩票制」首次施行以來，小黨幾近全軍覆沒，即使大黨有心籌組聯合政府，也無對象可以聯合，這才是聯合政府會不會出現的關鍵。除非採取「超量聯合政府」型態，但將產生沒有在野黨的特殊現象，一方面不符合常態時期的民主制衡原則，另一方面也不符合 Riker「最小聯合政府」的理性抉擇思維，因此其出現的可能也不大。

第二節 台灣政黨體系重組的分析及其對於憲政體制運作與發展的潛在影響

2008年1月12日，首次採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中華民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大獲全勝，民進黨慘敗，小黨則幾盡全軍覆沒，台灣的政治情勢瞬間丕變。影響所及，台灣的政黨體系是否已然重組？政黨相對實力的消長、政黨體系類型的轉換是否也將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的運作與發展產生影響？這是本文在結束前要

歸結的重點。

一、選舉結果與新國會的結構

(一) 得票率、席次率與浮動性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實施使得國民黨成為 2008 年立委選舉的唯一贏家。第七次修憲後，立法院 113 席，中國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取得 81 席（區域 61 席、不分區 20 席、席次率 72.68%），民主進步黨取得 27 席（區域 13 席、不分區 14 席、席次率 23.89%），無黨團結聯盟 3 席（區域 3 席、不分區 0 席、席次率 2.65%），親民黨 1 席（區域 1 席、不分區 0 席、席次率 0.88%），無黨籍 1 席（區域 1 席、席次率 0.88%）；以得票率來看，在區域立委總投票率創新低的 58.5% 情況下，國民黨得票率為 53.48%，民進黨為 38.65%，無黨團結聯盟為 2.25%，親民黨為 0.02%，無黨籍為 4.08%。至於政黨得票方面，國民黨得票率為 51.28%，民進黨為 36.91%，無黨團結聯盟為 0.70%。小黨在不分區得票方面以新黨與台聯表現較佳，分別獲得 3.95% 與 3.53%，但均因未達法定可以獲得席次的得票最低門檻 5%，而未獲得任何席次。（請參考表 6-1）在各黨之中，以民進黨得票率與席次率的比例失衡狀況最為嚴重，因而以這個角度而言，也是新選制下的明顯受害者。

這次的選舉結果，各個政黨的得票率與席次率的變動都很大。如果拿 2004 年第 6 屆立委選舉結果來做比較，以區域選票和各個政黨的席次率（包括區域、原住民與不分區席次的加總計算）來衡量，國民黨的得票率從 32.83% 上升至 53.48%，席次率從 35.11% 大幅躍進至 72.68%，進步十分驚人；民進黨的得票率從 35.72% 小幅微升至 38.65%，並不因扁政府政績不佳而衰退，反而略有斬獲，再次印證民進黨選民的忠誠度以及中間選民並未對國民黨更有信心，但是民進黨的席次率卻從 39.56% 大幅滑落至 23.89%，顯現新選制的效應對於民進黨極其不利；親民黨、台聯的得票率均從原先的 13.90%、7.79% 分別大幅滑落至 0.02%、0.96%，席次率也從 15.11%、5.33% 慘跌至 0.88%、0%；新黨雖在政黨票拿到將近 4%，但因區域部分未推候選人，其得票率是 0；至於無黨團結聯盟在得票率與席次率的變動較小，無黨籍立委在得票率與席次率上都小幅萎縮；至於其他更小的政黨在得票率上的總和雖有所增加，但在席次率上則依然掛零。至於兩次立委選舉之間的浮動性，以得票率計算為 24.07，以席

次率計算則更高達 37.08，浮動情形非常顯著，反映出台灣政黨體系再次重組的跡象。（請參考表 6-2）

表 6-1 2008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各黨得票率及席次率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無黨團結聯盟	台灣團結聯盟	綠黨	第三社會黨	客家黨	台灣農民黨	紅黨	公民黨	民主自由黨	大道慈悲濟世黨	制憲聯盟	親民黨	洪運忠義黨	世界和平黨	新黨	無黨籍及其他
區域選舉得票率	53.48	38.65	2.25	0.96	0.1516	0.1032	0.0910	0.0891	0.0652	0.0628	0.0523	0.0388	0.0386	0.02	0.0060	0.0050		4.08
政黨票得票率	51.28	36.91	0.70	3.53	0.60	0.47	0.48	0.58	0.80	0.49			0.31				3.95	
席次率	72.68	23.89	2.65	0	0	0	0	0	0	0	0	0	0	0.88	0	0	0	0.88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台灣選舉類別與結果線上瀏覽」網站，網址 <http://vote.nccu.edu.tw/cec/vote4.asp>，2008/2/2 擷取，作者製表。

表 6-2 第 6 屆與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浮動性
(以區域選票和各個政黨的席次率-包括區域、原住民與不分區席次加總-來計算)

	國民 黨	民進 黨	親民 黨	台聯	新黨	無黨團 結聯盟	無黨 籍	其它 小黨	浮動 性
得票率									
2004	32.83	35.72	13.90	7.79	0.12	3.63	5.94	0.07	24.07
2008	53.48	38.65	0.02	0.96	0	2.25	4.08	0.56	
席次率									
2004	35.11	39.56	15.11	5.33	0.4	2.67	1.78	0.04	37.08
2008	72.68	23.89	0.88	0	0	2.65	0.88	0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網站：<http://vote.nccu.edu.tw/cec/vote4.asp>，2008/2/2 擷取，作者製表。

（二）選舉結果的制度性因素與非制度性因素

這次選舉結果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杜瓦傑法則」，亦即在單一選區簡單多數決制中，由於選制的「機械作用」與選民的「心理作用」，會產生有利於大黨的過度代表。選後就有學者明白指出，在新選制中至少有三種設計的方式明顯創造出一些優勢抉擇（有利大黨）的效果：首先，單一選區所採取的相對多數決有利於形成兩黨制，此次選舉證明小黨除了在極少數的選區能夠牽動選情，在絕大多數選區對於選舉過程與結果毫無影響。而多數決制也逼使政黨儘量爭取在議題立場上居於中間的選民支持，以爭取更大的勝選機會，民進黨卻因不斷操作激進議題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其次，兩票制的設計原本要透過第二張選票反映社會多元價值，卻因百分之五政黨門檻的設計，以及台灣政治藍綠兩極化的結果，使得擁有 10% 以上選票的十個小黨，在選舉中全軍覆沒。相對於日本在最近一次選舉中選民在兩票選擇不同政黨的「分裂投票」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幾，在台灣此次選舉大概不及百分之五（請參考表 6-1），顯示選民擔憂投票給小黨難以發揮作用。再者，縣市保障名額的設計，更有利於國民黨席次的增加。因為許多人口較少的縣市，國民黨長期占有優勢，結果形成彙總起來，國民黨整體席次比例遠高於選票比例的過度代表情形。加上小黨政黨選票應有的比例席次，因未過政黨門檻，全由大黨瓜分，更加重國民黨過度代表的現象¹。

然而選舉結果造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相對勢力大幅消長的原因，並非僅是源於選舉制度因素，其它非制度性如扁政府的貪腐失政與選舉策略的錯誤也是重要原因。一向親綠的媒體《自由時報》在選後隔天就以「綠執政失敗 成就藍勝利」的斗大標題來總結這次選舉結果的主因。在其報導中就明指：「客觀形勢不利，反映出的是民進黨的執政失敗，兩年前的縣市長選戰，泛藍拿下超過三分之二的十八個縣市席次，已露出警訊。兩年過去，國民黨並不是因為自身的改革得到認同，國民黨的勝利，一路都是建立在民進黨的失敗之上。²」《蘋果日報》的一項民意調查也顯示，有 82.23% 的受訪者認為民進黨慘敗的原因是「陳水扁，他八年的總統政績太差了」，而認為「教育部長杜正勝與主秘莊國榮，口水太多害了民進黨」只佔受訪者中的 6.27%³，可見他們只是民進黨敗選的代罪羔羊。其次，扁政府與第一家

¹ 丁仁方，「投票未分裂，小黨無空間」，《中國時報》，2008/1/13，A22 版。

² 王寓中，「綠執政失敗，成就藍勝利」，《自由時報》，2008/1/13，版 A2。

³ 蘋果日報民調中心，「民進黨此次立委選舉結果，你認為誰該負責？」，《蘋果日報》，2008/1/13，A4 版。

庭的貪腐也是民進黨敗選的重要原因。正如同一般的觀察認為，民進黨並非輸給國民黨，而是輸給自己。第一家庭爆發諸多弊案後，民進黨除了去年曇花一現的擴大中執會外，迄今沒有任何檢討，標榜高道德標準設立的廉政委員會，也在其它越來越多的貪腐案例後完全破功。扁政府與民進黨卻對國、公營事業的人事與資源食髓知味，八年來不只民營化止步，而且黨化日趨嚴重。國民黨過去是「國庫通黨庫」，民進黨現在則是「國庫通內庫」⁴，不但引起人民普遍的失望，也逼走了溫和理性的中間選民。選後國際媒體在大幅報導中也指出，這次立委選舉其實是對扁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與極具羞辱的嚴厲審判。法新社與路透社都強調經濟表現對選情的影響，指出「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遲緩，近來物價持續上漲，薪資卻不動如山，貧富差距卻越來越大。⁵」這是造成民進黨慘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再者，民進黨主帥陳水扁操作激進的選戰策略也是該黨敗選的重要因素。陳水扁操作選舉的三部曲是：第一，重施倒扁脫困故技，操作台灣主體意識，藉以鞏固基本盤；第二，不惜激化社會對立，讓中間選民對政治更冷漠厭惡；第三，在無法把餅做大的情況下，吃掉台聯，挖東牆補西牆⁶。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學者陳芳明，也認為操作「本土」意識的選戰策略是民進黨慘敗的原因。他直率的指出：「為了強化本土的危機感，阿扁再三提出中共威脅論，把一場國內的民主選舉，轉化成一次統獨對抗，以至是兩岸對峙的決戰。台灣的不幸，就在於世紀初的執政者，仍然停留在二十世紀末的思考。把阿扁視為本土政權，其實是對本土最大的羞辱。本土，豈能容許貪腐？本土，豈能縱容反民主？本土，豈能施用清黨手段？然而，在本土的面具下，在民主社會不該發生的倒行逆施，竟然都發生了。民進黨早已與本土脫節，早已囚禁在想像中的本土而不自知，這是選戰慘敗最致命的原因。⁷」

（三）國民黨絕對支配的新國會結構

這次選舉結果直接衝擊立法院的政治生態與內部結構。這種放大優勢的選制，讓國民黨在第七屆立法院中的席次達到 81 席，足足是民進黨 27 席的三倍，遠遠超過了兩黨得票率之間的差距。這樣懸殊的比例，要推回到 1989 年增額立委選舉的時候才看得到，也就是從

⁴ 林晨柏，「貪腐硬拗，民進黨輸給自己」，《中國時報》，2008/1/13，版 A2。

⁵ 閻紀宇，「國際媒體：選民對扁的一大羞辱」，《中國時報》，2008/1/13，版 A20。

⁶ 林晨柏，「操作選舉過頭，扁變票房毒藥」，《中國時報》，2008/1/13，版 A2。

⁷ 陳芳明，「與本土脫節，民進黨慘敗」，《聯合報》，2008/1/13，版 A19。

席次比來看，國民黨掌握了十八年前剛解嚴時的優勢；從政黨票來看，國、民兩黨得票率大幅度拉開，成為 58%對 42%，相差 16 個百分點。這是 1998 年第四屆立委選舉時兩黨的力量對比，也就是台灣藍綠比回到了十年前民進黨還沒有執政時代⁸。由於國民黨在國會中掌握了形式與實質上的絕對優勢，未來立法院任何法案，國民黨都有能力主導且不用甲級動員就可以輕鬆表決過關。另一方面，國民黨席次也比三分之二（76 席）還多，可以獨自發動罷免總統案；且因加上泛藍盟友席次達到 86 席，超過修憲四分之三門檻（85 席），取得了發動修憲的絕對支配權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由於國民黨將完全控制程序委員會，未來在議案審查，從入關成案到三讀通過，國民黨都可以一手包辦。反觀民進黨，真正淪為少數，要策反、割喉或「喬過半」，都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不要說戒嚴，總統要提名大法官、監委，都得看國民黨臉色，沒有進行政治對抗的本錢。

上述情形也使得某些政黨人士直言：「這次國會大選，基本上確立了台灣此後的政黨體制-『一黨獨大體制』。『一黨獨大體制』當然不是民主體制，台灣社會怎樣面對這個新選制帶來的『一黨獨大體制』，將是此後政治上最嚴肅的課題。⁹」甚至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也因此主張總統選舉應由民進黨勝選，以行政權來制衡立法權。這個的說法立即遭致學者的嘲諷：「或者我們應該制定一條法規，規定如果某一政黨在立法院席次超過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總統大選就不用舉行，直接由國會第二大黨擔任總統。這樣既可以避免李先生擔心的政治危險（一黨獨大失去制衡），又可以節省選舉資源的浪費。但是這樣得規定是民主嗎？¹⁰」其實，所謂「一黨獨大或一黨優位政黨制是指在民主競爭政黨政治下，某一政黨歷經三、四次以上選舉仍然持續掌握國會多數與行政權。¹¹」譬如日本自民黨、印度國大黨以及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就是曾在民主選舉中不斷獲勝的一黨獨大案例。因此一黨獨大與一黨專政非常的不同，一黨獨大是民主選舉的特例，一黨專政或一黨支配是威權體制之下的產物。在內閣制國家由多數黨掌握行政權反而是常態，且有助於政局的穩定。至於制衡並非單純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相互箝制，其實定期選舉更是主要的民主制衡機制，民意如流水，做不好下台的壓力，才能建立責任政治的原則。

事實上，較諸一黨獨大的失衡狀態，在新國會結構中更令人擔心

⁸ 吳玉山，「國民黨重掌解嚴時優勢」，《聯合報》，2008/1/13，版 A19。

⁹ 林濁水，「一黨獨大，不利民主政治」，《聯合報》，2008/1/13，版 A15。

¹⁰ 林火旺，「諾貝爾獎得主，民主不及格」，《聯合報》，2008/1/23，版 A15。

¹¹ 楊永明，「這叫一黨獨大？國民黨還早」，《聯合報》，2008/1/21，版 A15。

的應該是國會派系化與地方化的問題。扣除離島花東選區，68 席區域立委，具派系屬性或色彩的立委佔了三分之一，除北、高兩大都會區外，整個西部走廊，不論紅的、黑的、白的、黃的，派系在國會都有代言人。因此有人形容「新國會像極了以前的省議會」。國會的地方化，及時灌救了逐漸枯萎的派系。然而，派系的結盟離不開利益，農會資源、水利會資源分配、工程承包、土地重劃、地目變更、就業、升遷，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利益都可以拿來交換。派系大量進軍國會，勢必改變立委問政的方針，中部一位派系立委說「問政的排序，全國性議題將徹底被地方性議題所取代」¹²。尤有甚者，派系利用集體力量，修改或通過所謂的錢坑法案及排黑條款，恐怕才是動搖國本的大惡。立委席次減半，派系要爭取中央利益，就必須仰賴立委，彼此形成盤根錯節的「生命共同體」，國會地方化的政治生態與結構，將是台灣未來憲政運作的一大隱憂。

（四）對於 3 月總統大選的可能衝擊

第七次修憲後，立委的任期延長為四年，且在總統大選的前兩個月舉行而形成影響總統大選的「反蜜月期」，因此多數的看法認為，立委選舉是觀察總統大選選情發展的前哨站。這次選舉中政黨的得票率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顯示了在全國一個選區的情況下，選民對於各黨的支持度，而總統選舉正好也是全國一個選區，由國民黨和民進黨對決。我們可以把國民黨和新黨的政黨得票數相加，作為三月總統大選馬英九得票數的指標，又把民進黨和台聯的得票數相加，作為謝長廷得票數的指標¹³。事實上，國、民兩黨在立委選後席次差距懸殊，但是選票差距並未擴大。國民黨（51%）與新黨（4%）加總後，泛藍得票約五成五，比起上屆立委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民進黨（37%）與台聯（3.5%）加總後，泛綠仍有四成基本盤，與上屆得票相去不遠。雙方都有操作的空間，藍營在政治勢力跨越高屏溪伸入南台灣，一舉突破「北藍南綠」的傳統格局後，自然希望乘勝追擊，發揮「花車效應」；綠營則以哀兵姿態，不斷訴求「一黨獨大」必須制衡的危機意識，藉以營造「鐘擺效應」。不過持平而論，不論就兩次選舉間距、客觀評價差距以及公投議題聯結來看，「花車效應」出現的機率應該大於「鐘擺效應」。以兩次選舉間距而言，在美國總統制下，「鐘擺效應」應是發生在總統當選二年後的國會期中選舉，是總統施政成績的檢驗。但台灣這次立委選舉先於總統大選七十天，從美國角度而言，選後七十天還是蜜月期，而台灣此時正處於「反蜜月期」，因此

¹² 林新輝，「派系揮軍立法院，像極『省議會』」，《聯合報》，2008/1/21，版 A4。

¹³ 同註 10。

應該「衣尾效應」或「花車效應」超過「鐘擺效應」才對。若以客觀評價差距而言，倘若民進黨此次立委選舉大敗除了新選制的影響外，代表選民對於民進黨執政失敗的不信任投票，則此種以選票與席次反映出的客觀評價斷無理由在短時間內改觀。曾經參與黨外運動的學者李筱峰就直言，立委選舉結果對謝長廷參選總統有很大的衝擊，主要是因為政客受「西瓜效應」影響，都會向國民黨靠攏，使謝長廷更難選。而此次立委選舉的很多問題，都是出在陳水扁家族，也使整個民進黨都賠了進去，但現在就算謝與扁切割，「我看老百姓也不會這麼想！」¹⁴此外，就過去民進黨慣用的「公投綁大選」的策略，一般的觀察認為，其效用應大幅地消退。學者楊泰順就認為：「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把人民可以感受的議題都拋出來了，討黨產公投的領票率都只有 26%，我不認為入聯公投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黨產與人民的關係迫切，結果反應不佳，後面要再用入聯來牽動人民，比較不容易。」學者施正鋒也支持這樣的看法：「這次公投領票偏低，顯示民進黨已把公投玩爛了，選民也覺得很煩。即使公投綁大選，也不會有太大的效果。」¹⁵在上述有利國民黨總統選情的條件下，國民黨副秘書長廖風德也自信滿滿的認為「鐘擺效應」應該不會出現，反是會出現「裙擺（衣尾）效應」。但是學者葛永光卻提醒，泛綠的得票率仍達四成，國民黨沒有理由不謹慎；如果掌握絕對多數的國民黨立委顯露出權力的傲慢，或缺乏改革的企圖心，反而會讓民眾產生是否也把總統選票投給馬英九的疑慮¹⁶。

二、政黨體系重組對於未來憲政體制運作與發展的可能影響

第七屆立為選舉的結果，似乎接近本文問卷調查與訪談中多數受訪者的預測，亦即認為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台灣未來政黨體系重組將朝向「兩黨制」發展。不過在解釋上，這仍存在若干爭議的空間。按照 Rae 的定義，所謂「兩黨制」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其一，兩個主要政黨在國會中必須擁有 90% 以上的席次；其二，無任何一個政黨獨立控制 70% 以上議席的情形¹⁷。以這次立委選舉而言，國民黨的總席次率是 71.7%，民進黨是 23.9%，兩者相加是 95.6%，符合 Rae 定義下的第一個條件，但是由於國民黨的總席次率超過 70%，若按

¹⁴ 嚴振凱、王炯華，「謝走總統路，與扁大切割」，《蘋果日報》，2008/1/13，A4 版。

¹⁵ 鄒篤騏、劉永祥、蔡惠萍、郭乃日，「綠敗鬥爭開始，藍贏責任加身」，《聯合報》，2008/1/13，版 A18。

¹⁶ 李淑華、晏明強、徐佩君，「馬光環奏效，南台灣變色」，《蘋果日報》，2008/1/13，A2 版。

¹⁷ 同註 1。

這個定義反而應歸類於「一黨優勢制」或「優勢黨」。不過如前所述，這仍須國民黨在未來選舉能連續幾次獲勝而長期執政，才能判定如此。其次，我國具有半總統制的性質，總統選舉結果十分重要，不能光憑立委選舉結果論斷。因此只要民進黨在總統選舉中仍有勝選機會，就不能輕易地將其定為「一黨優勢制」或「優勢黨」。基此，本文暫且將第七屆立委選後的台灣政黨體系類型稱為「準兩黨制」。從「溫和多黨制」進入「準兩黨制」，台灣的政黨體系自然是再次重組了。這種變化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的運作與發展勢必再度產生影響，茲略予分析如下：

（一）選舉制度變動的可能性

本文在選前所做的問卷調查與訪談就顯示，不少受訪者認為新選制席次太少以及會產生包括封殺小黨（區域與不分區席次分配、門檻過高、選票計算方式-並立制或聯立制）、票票不等值、國會派系化等問題，這些負面的狀況均不幸而言中。只是比較沒料到的是民進黨同樣受創甚重，以至於另外產生了所謂「制衡」獨大政黨的問題。若以理性抉擇的角度而言，已經掌握修憲發動權且於新選制中獲利甚豐的國民黨豈願輕易更改有利於己的遊戲規則？但是對於受創頗重的民進黨與眾多小黨而言，若不想方設法推動選制變革以求生機，豈非喪失了理性？因此，在不同政黨與菁英的利己主義考量下，下一階段的憲政制度抉擇重頭戲勢必又聚焦於選舉制度的改革，畢竟，這是任何政黨生死交關的首要問題。然而，如果國民黨拒不改變，而民進黨與其它小黨又不斷抗爭呢？要解決這種僵局勢必回到古典民主理論的基本信念：「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此話並非意謂必須以「公投」手段來解決（這似乎太難，且對一般民眾而言，「公投」已是令人厭煩的名詞），而是要看未來四年立法院的表現與績效以及期待社會多元價值的呼聲有多高，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抗爭的政黨與菁英的決心有多強。

從上述對於國會派系化的分析，我們完全沒有樂觀的理由可以期待立法院會變得更好，選民的失望將對選制的改變提供了最佳的動力。對於立法院中反映社會多元價值的期待，從台灣歷年立委選舉得票情形來看，本文相信這樣的期待並不微弱。譬如，1995年新黨獲得13%的選票，1998年7.1%；親民黨2001年18.6%，2004年13%；台聯2001年7.8%，2004年7.8%。其中，2001年台聯、親、新共得29%，2004年21.8%，空間不比日本小太多。但是新選制卻對台灣小黨產生太多的限制，在日本比例代表佔席次百分之四十，分

配席次又沒有門檻，在台灣卻不到三分之一，門檻且高達 5%，又因總席次太少，選民容易有讓小黨擁有一、二席並無作用的感覺。加上台灣小黨歷史短，社會基礎不強，政策理路不清，且選民認同感低，因而其支持選民的浮動性也高。其次，依據《聯合報》在選後的民意調查顯示，44%肯定新選制，28%認應檢討，26%無意見；但是民眾對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仍有相當的期盼，59%的受訪者認為國會第三勢力有存在必要性，僅 23%傾向立院走向兩黨制，16%無意見。再者，在本文的訪談與問卷調查中，受訪者也強烈希望保留小黨的生存空間。以問卷調查結果來看，對於第三黨的出現是否會增加政治體系與政黨體系的不穩定度，多數受訪者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兩者在第二次問卷調查中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2.84、2.74）；受訪者對於「兩黨制」與「溫和多黨制」的偏好差距也沒那麼大，第一次調查對於兩種政黨類型偏好的人數比例分別是 47%、47%，第二次調查則分別是 58%、42%，支持「兩黨制」者多從有效的權力制衡與提升政府效能著眼，但是支持「溫和多黨制」者則從政治代表性與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論證。因此，在國民黨與其它政黨利己主義的考量下，選制是否會再發生變動，上述民意的偏好已經說明了對何者有利以及可能的發展方向。

至於目前立委選制採取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最可能會在哪些面向上變動？本文在第二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認為應該改革的重要項目包括席次總額（平均數值 4.38）、區域與不分區的比例性（3.94）以及不分區名單由封閉式改為開放式（3.71），顯現出對於目前立委席次僅 113 席、區域席次所佔比例太高而圖利大黨以及由黨意志決定的封閉式名單的諸多不滿。按照新制度主義「路徑依循」經驗法則，我國選制的變動應當在影響既得利益者最小的情況下做小幅的更動。社會上對於席次總額有變動的強烈價值偏好，且不僅不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還能有效化解黨內參與爆炸的危機，應是最可能調整的制度選項；其次，微幅調整區域與不分區的比例性以及取得席次的政黨得票門檻，對於優勢政黨的損失並不大，且有助於舒緩小黨的抗爭壓力，應是會思考的方向。但是，將不分區名單由封閉式改為開放式，將影響政黨控制從政黨員的力量，改變得可能性較低；至於將並立制改成聯立制，從而變更選票計算方式，對於優勢政黨的影響太大，修改的可能性最低。

除了立委選制的可能變動外，總統選制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本文兩次問卷調查中分別有 72%、89% 的受訪者預測，未來十年台灣的總統選舉制度最可能維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的現制，

但當問及「未來十年台灣總統選舉制度的最佳選擇為何」時，在第一次問卷調查中多數受訪者認為「直接選舉絕對多數決」制是最佳的選擇，贊同的比例有 50%，而支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制的僅有 25%；但在第二次問卷調查時，支持「直接選舉相對多數決」制者（53%）超過了支持「直接選舉絕對多數決」制（47%），然而兩者十分接近。由於總統大選勝負未定，尚未有更多的資料進行推論，但從上述的調查可以發現在未來十年變動的可能性很小。試想，如果藍營在今年總統大選獲勝，就無修改的必要，而綠營在考量未來國會席次難以大幅回升的情況下，相對多數決的總統選制仍是提供它抗衡國民黨的最佳機會，勢必也無修改的動機；倘若藍營失足敗選，若能維持團結，也無修改的必要。除非國民黨分裂，新政黨與舊國民黨勢均力敵，且雙方結盟因應下次總統大選，就有可能將總統選制修改成絕對多數決制。不過，從目前總統大選的選情看來以及本文受訪者對於國民黨分裂的可能性評估，後者出現的機率都非常低。

（二）政府體制變動的可能性

選後國民黨掌握一黨修憲發動權，選制似乎是最受關注的變革議題，然而也有不少人期待國民黨從大格局著眼，進行政府體制的徹底變革，建立一套有清楚規範、又權責相符的新政府架構。畢竟，現行的政體在總統與內閣、行政與立法、政府與政黨的關係都模糊不清，太多的權力漫無邊際，極容易產生政治衝突與僵局。因此有學者直言應該削減總統權力，不要變成「超級無敵大總統」，同時應該恢復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但是也有學者研判國民黨基於自利動機「只有在朝小野大的時候，才會想修憲由多數黨組閣，現在國民黨國會大贏，總統也勝卷在握，怎麼還會想修憲？」¹⁸儘管如此，在國民黨的權力核心竟也出現回應民間呼籲的聲音。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公開主張透過修憲方式將政府體制改成內閣制，他並強調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作法，也是他很早以前的想法¹⁹。然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則明白表示，對於修憲的主張持保留態度，甚至認為讓民進黨提早交出組閣權或者發動罷免的時機都不適合²⁰。其實，不論最後政府體制是否變動得了，還是取決於政黨與菁英的利益競逐與實力抗衡的過程。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領導菁英站在歷史的高度，考量民意的趨向，發揮「仁心仁術」、「用法治理」的角色，積極「引導」憲政體制的改

¹⁸ 李祖舜，「泛藍學者，籲國民黨主導修憲」，《聯合報》，2008/1/14，版 A4。

¹⁹ 李祖舜，「王金平倡議修憲，力主內閣制」，《聯合新聞網》，2008/1/15，2008/1/15 擷取自網址：<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3/4181287.shtml>。

²⁰ 陳洛薇、蘇守華，「馬：不罷免、不倒閣、不修憲」，《中國時報》，2008/1/14，版 A6。

革，不過，這一切的前提都不能抵觸菁英自身的基本利益。台灣學界一向傾心於內閣制，認為這是最符合責任政治、緩和對立衝突的最佳憲制，然而在政黨菁英的主導下，我國政體卻從「修正式內閣制」朝向總統擴權的「半總統制」發展，其關鍵之處就在權力菁英的利己主義。

本文在問卷調查中詢及「未來十年台灣最佳的政府體制為何」時，很明顯地，內閣制最受青睞，在兩次問卷調查中對於不同政府體制偏好的比例分別為半總統制 9 %、11 %；總統制 19 %、26 %；內閣制 66 %、58 %。然而當問及「未來十年台灣最可能出現的政府體制為何」時，受訪者的意見出現明顯的分歧，以兩次問卷調查中受訪者的預測比例來看，認為會是「半總統制」的有 38 %、42 %，認為會是「總統制」的有 38 %、32 %，認為會是「內閣制」的有 22 %、21 %，顯示多數受訪者對於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可能方向缺乏較明確一致的共識。這個情形反映出受訪者對於未來台灣政黨體系可能的變化仍有某種不確定感，同時，對於憲政體制的安定性也不抱持太大的信心。正因如此，某種程度上預示，政府體制會隨著政黨與菁英的需要與壓力而調整的，而這種調整依然是「路徑依循」下的結果。眼前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就是 3 月總統大選的結果，倘若如一般預期由國民黨的馬英九當選，似乎朝內閣制調整的可能性就大幅降低（除非在他第二任任期即將屆滿前，而國民黨內部接班世代尚無對抗民進黨的新魅力領袖）；萬一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國民黨發動修憲改回內閣制的可能性就大幅升高，畢竟，國民黨已經連續三次在總統大選敗選，還能有第四次嗎？當然，民進黨勢必全面杯葛，以修憲案必須經由公民複決才能通過，而前此幾次公投均因未達門檻而失敗，在沒有民進黨同意配合下，通過的可能性極低。但是，不論總統大選結果如何，閣揆同意權的恢復配合將總統的被動解散權改成主動解散權，乃至於明定「換軌」機制，並非不可能。茲分析如下：第一，藍營勝選，形成一致政府，在目前藍營掌握立法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的情況下，恢復立院的閣揆同意權，並不會影響藍營決定閣揆人選。但考量日後倘又出現分立政府，藍營必須善用國會多數來主導閣揆人選，而制度性的手段就是立院的閣揆同意權。至於民進黨以當下的利益考量，增加對於閣揆人選的法制影響力，何樂而不為？而這八年朝小野大的痛苦經驗，也是民進黨執政失敗以致於下台的原因，民進黨應不會抗拒恢復立院的閣揆同意權。第二，綠營勝選，藍營必定主導修憲以恢復立院的閣揆同意權，在民進黨反對的情況下，有可能以交換總統的主動解散權來尋求合作，在國民黨於立法院的絕對優勢之下，民進黨如拒絕，可能又將陷入朝小野大的無解困境之中。倘若這個現象出現，

而公民複決的結果亦予通過，則未來即使出現分立政府，「換軌」的可能性將升高。雖然也可能出現總統任命閣揆，立法院不予同意，總統再予任命其他閣揆人選以抵制「換軌」的發生。但若再一次陷於朝野惡鬥，相信對於少數執政黨未來的發展會有負面的影響，一如民進黨目前面臨的困境一樣。

因此未來政府體制在上述行政、立法關係的面向上應有小幅調整的空間與可能性。至於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職權劃分，理應是亟待釐清的重點，也較能符合權責相符的憲政原理。但是除非全面改為內閣制，否則保持目前的模糊狀態，最符合將擔任總統大位之政黨實權人物的理性抉擇。試想，劃分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職權意謂著「權力限縮、責任分擔」，以權力意識為導向的理性政治人物，應該不會進行自我束縛的制度抉擇。

（三）政府組成變動的可能性

政黨體系重組對於政府組成的影響最為直接，倘若目前台灣的政黨體系以轉換成「準兩黨制」的型態，而總統大選由國民黨獲勝，則台灣的政府組成又將回到 1995 年以前超穩定結構的一致政府形態。以「外層因素」--府會關係（分立或一致）、總統權力（大或小）、國會政黨體系（兩黨或多黨）；「內層因素」--「多數或少數內閣」、「總統的政黨是否參加組閣」、「單一或聯合內閣」來衡量其「政治穩定性」，應該都是穩定等級最高的¹。而且因為不是分立政府的型態，府會衝突料將經由黨政協調而減低或化解。但是其問題將在於是否能夠出現對於政府施政的有效制衡，否則行政權將過於龐大。然而倘若仍由民進黨當選總統，朝小野大的差距將更為嚴重，倘若總統在組閣權上不願退讓，面對絕對優勢的國會，勢必形成「相互衝突」的府會互動模式，且其程度更為激烈，對於政治的穩定性必定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

本文在問卷調查中曾詢及「台灣出現類似法國第五共和「換軌制」的可能性如何」時，在第一次問卷調查時，推定其可能的平均數值並不高，僅有 2.97，但在第二次調查時，認為有「換軌」可能的平均數值升至 3.26。事實上，在出現一致政府時，不會有換軌的問題。以目前國民黨可能挾立委勝選的「裙擺效應」而於總統大選中再次獲勝，短時間內沒有「換軌」的需求應不令人意外。有學者在填寫本文的問卷理由時就表示：「依循現行憲政制度路徑，在總統與立法院任期皆為四年，且選舉僅相隔月餘的情況下，兩次全國性大選最有可能

受到總統候選人競選行為的裙擺效應左右，而使憲政制度朝向以總統為中心的運作模式。」因此暗示出現分立政府的可能性不高，「換軌」的事實也無從發生。不過如同上述選舉制度與政府體制都可能變動的情況下，倘若總統獲得主動解散國會權，總統與立法院任期雖皆為四年，但改選日期將不一致，所謂「裙擺效應」未必發生，反而檢驗總統政績的「鐘擺效應」可能出現，屆時分立政府出現的機率未必會低。因此會不會「換軌」將取決於新制度設計（立院閣揆同意權的恢復）、政黨間的實力差距、總統對憲政原理與制度的認知、個人人格特質以及過去憲政經驗的影響等。其間因素錯綜複雜，但無任一因素可以完全排出「換軌」的可能性。當本文問卷問及「『換軌制』對於台灣憲政體制的運作是一不可或缺的機制嗎？」受訪者持肯定態度的平均數值較高，在二次調查中，分別為 3.13、3.53。其主要理由為：第一，確保多數政治的民主原則；第二，減少分立政府下政策空轉的困境；第三，建立權責相符的政策體制。這些看法多少反映是對於當前憲政體制難以有效運作的憂心與反思，即使是執政菁英著眼於未來的「選票」、「官職」或「政策」影響力，也不得不在客觀條件的框限下認真思考「換軌」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預測，在本次總統選舉後，應無「換軌」的需要，但在未來十年仍不應排除有此可能（特別是當選舉制度與政府體制都做某種程度的修改後）。

至於「聯合政府（內閣）」有沒有出現的可能？本文兩次調查中，傾向認為有此可能的平均數值分別為 3.13、3.26，略為多於否認有此可能性者。但在目前的立法院選舉制度之下，幾無可能。在小黨幾近全軍覆沒，即使大黨有心籌組聯合政府，也無對象可以聯合。除非採取「超量聯合政府」型態，但不符合常態時期的民主制衡原則，也不符合 Riker「最小勝選聯盟」的理性抉擇思維，加上兩黨意識型態上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也不可能組成 Robert Axelrod 所說的「最小範圍聯盟」（minimal connected winning coalition）²¹因此其出現的可能也不大。除非兩個主流政黨各自出現分裂，但以未來十年來看，國民黨因為聲勢看好，且處於利益共同體的榮耀分享階段，並無分裂的動機；民進黨則因選民認同度較高，過去分裂出去的政黨與菁英皆難以切割泛綠選民市場而迄無成功案例，因此即使挫敗的情況下也無分裂的能量。至於其它小黨方面，即使選制改變，由於過去社會基礎仍然薄弱，除少數較有歷史的小黨（新黨、台聯）外，又乏知名且有群眾魅力的領導菁英，其迅速茁壯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未來十年內，「聯合政府」出現的機率微乎其微。

²¹ Robert Axelrod, *Conflict of Interest*, Chicago: Markham, 1970.